

# 談日十

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六月十日發行  
三十一期



## 目要

鄉居雜記 夏野鄉了頭 新運在廈門 夏  
天談女人 論西施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聖神的職業 全增嘏 女詩人應保華 記  
五作家 魯史印象記

DECAMERON

NO. 3  
角一洋大份

##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們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 十日談

合訂本第一冊

現已出書

本刊第一期至第二十四期，並附新年特輯一本，裝訂一大冊，洋洋大觀，現已出版，愛讀者作保存之用，最為相宜。

定價每冊大洋三元正

第一出版社

### 十日談發行號外

## 學校生活特輯

三十二開本二百六十頁  
現已出版  
特價大洋五角

茲為擴大宣傳增進讀者興趣起見，刊行學校生活特輯一厚冊，內容非常優美，材料豐富，趣味醇厚，青年不可不讀。對於定閱各戶當奉贈對折優待券一紙，以示優異。無券恕不通融。該項優待券已附於本刊第二十九期寄出。特為通告。

十日談旬刊社啓

## 文壇登龍術

章克標著

連史紙印上下二冊

古式裝訂風雅可愛

內容充實趣味悠長

既莊且諧亦喜亦憎

曝露鮮明指摘入微

借鏡有道趨避須問

莫人歧路離此迷津

春雷一聲直上青雲

定價一元六角

第一出版社啓

# 談 日 十

## 我們的身體

此次遠東運動會中，若干項目的競賽失敗，有人歸罪於選手體力之不足，那是很可能的事。我們中國人素有東亞病夫之稱號，一般國民身體之欠佳，是無庸諱言的。有人以為在田野在工場中人的體力，總不十分壞，其實這也不對，在工人階級中，因為以體力換飯吃，是無可奈何而工作着，並不一定是體力好。只要你肯掙眼細看的，一定會見工人中病弱的特別的多，而且他們因為沒有充分的營養，更不易有健全的身體。

頂頂好的身體的所在，應該是在學校中的學生，他們不愁生活，身體可以充分發展，所以一國的健全的身體，大都是在學生界中的。不過請看中國的學生界怎樣？不仍舊是病弱者十分多嗎？其他各界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本來運動體育該足以補助體力之發展，可是又走入了選手的歧途中，對於一般人的體格上，仍無補益，實是可憾。我們看看中國人的身體，實在有點寒心；中國人，中華民族如想振作，這應是比什麼都重要的第一要着。

但是一般人仍注意於精神文明而不悟，哀哉。我們以為肉體野蠻比精神文化在吾輩中國人更屬重要，倘使身體能使其野蠻，不愁精神不文明起來，我們現在再不應該本末倒置了。只看看靠以肉身示人的舞女之流，還不能有美好健全的肉體，可知中國人肉體的墮落是到了何種程度了。

肉體倘不設法改進，縱使國家不亡，民族恐怕也日趨衰頹，而無法振作。現在應該急起直追啊！

### 十日談第三十一期目錄

我們的身體	記者	二二七
合作與獨占	何須	二二八
論滑稽	杜埃	二三九
打風磨	莫明	二四〇
夏天談女人	曾送	二四〇
談花瓶	惠若	二四一
論西施	老若	二四二
兩種女性	冬日	二四四
廈門現狀	大生	二四五
新運在廈門	尉牛	二四七
粵漢道	曼芝	二四九
夏鄧鄉的丫頭	黎仁昌	二五〇
縣長下鄉	莫家開	二五三
紅丸的悲劇	傅敬嘉	二五四
今文觀止		二五六
十日漫筆	傅百	
記五位作家	印人傳	二五七
杭州文壇播音補	但爭	二五八
全增嘏印象我記	蔣祥鼎	二五九
康葆華訪問記	巴黎	二六〇
油頭文壇一瞥	馮	二六〇
魯史印象記	形雲	二六二
神聖的職業	乃常	二六三
Morning School	何銀箭	二六三
軍事訓練	學微	二六五
世外桃源學生生活	源入	二六七
學校生活散記	傅敬嘉	二六七
她們	高爾礎	二七一
吸煙室		二七二
陸氏血案	家械譯	二七四
編輯室		二七六

## 合作與獨佔

何須

合作與獨佔是兩個根本對立的名詞。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現階段——帝國主義階段。合作與獨佔的矛盾，是表現得特別明顯，目前這套矛盾的把戲正在中國表現着，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報告書不是發表了嗎？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正在計劃着怎樣來霸佔整個的中國了嗎？這一套矛盾的把戲的扮演，正是表現着國際帝國主義間，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與歐美帝國主義在華利益的矛盾衝突！同時，從國際帝國主義間在華利益矛盾衝突的尖銳，可以窺見中國的國民經濟是極度的破產！中國殖民地化的道路是更加接近的了。

從目前國際的情形來觀察，國聯對華施行技術合作的把戲乃是必然的。因為商品資本的輸出是資本主義的生命線，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現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但是，商品資本的輸出的必先條件就是要找到適當的市場。然而近在幾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國際的市場是急速的縮小，所以帝國主義爲着挽救自己的危運，不得不從新再分割世界殖民地市場。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的市場是久爲各帝國主義所垂涎。本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不自今日始，不過，現在國聯之所以對華提出技術合作，是表示國際帝國主義由于內在矛盾的驅逼，已經明目張胆的要強行瓜分中國的時候了！

說到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把戲，在國際帝國主義經濟

競爭日趨激烈的今日，也是必然的哩。因為歐美帝國主義爲着保護自己的垂危的生命起見，都是高築關稅壁壘！日本帝國主義雖然瘋狂的把他的商品向世界殖民地市場傾銷，但是，因爲關稅壁壘高築的影響，他是遭受了很大的威脅！于是，他就不得不把其過剩的商品大量的運銷到中國市場。中國因爲有平等條約的束縛，對於外貨的傾銷是沒有方法來防止。雖則近年來關稅算爲收歸自主，但是，實際上仍然是操縱在帝國主義的手裏，而且，帝國主義藉口不平等條約有在華投資的自由，於是在中國內地設立大規模的產業機關。所以，雖則從關稅方面可以把外貨進口稅，徵成重稅然而亦是無可補救的哩！

中國的國民經濟幾年來遭受了經濟恐慌的襲擊，本來是已經呈現着極度的破產！只看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就可以證實。所以國聯此次對華的技術合作，特別着重於發展中國的工業，救濟中國的農村。這在外表上看起來，好像國聯對中國有滿懷好意，但是究其實亦是帝國主義爲着他們自身的利益而施行侵略中國的野心！因爲中國的工業目前已經到了總崩潰的時候了。帝國主義欲向中國投資就必先要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同時，發展中國工業的基本條件就是提高人民的購買力。但是，年來中國的農村因爲受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及軍閥混戰，旱災水災的結果，已陷于無可收拾的崩潰，使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是起了極大的惡化！所以，中國人民的購買力是普遍的薄弱！故欲發展中國工業亦同時要救濟中國的農村。這是國聯此次對華技術合作特別着重於發展中國工業，

救濟中國農村的本質，總之我們要絕對的認國聯此承次對華技術合作，是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手段。

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已霸佔了整個的華北。刻下正要進行着怎樣的佔領華南。英帝國主義已由佔領西藏而窺探着四川。法帝國主義佔領着雲南，美帝國主義欲將福建及長江流域歸其統轄之下。這是列強帝國主義謀瓜分中國的明顯的事實。

中國民族的危機是到了從來未有的境地。假如不急速的地起來自救的話，中國只有走向殖民地化這一條死路！中國民族的生活是更加奴隸化的了！中國的受著壓迫的民衆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

國際間近來合作協定之類的空氣是很流行，這是表示列強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現在國聯提出對華的技術合作，似乎可以消滅他們間的矛盾。但是，從事實上來觀察，他們的矛盾是必不會因此減低，而且更日趨尖銳！月來軍縮會議的破裂就是明證。帝國主義之所以要瓜分中國，爲的是准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只有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解決。

## 論滑稽

杜埃

「生活方式決定人們的意識形態」，我相信這句話。

當我們在野獸影片中看見那原始的非洲黑人在以怪樣的姿態舞蹈或以難聽的聲音歌唱時，總覺得這是怪討厭的滑稽。

又，我們在下雨天，看見黃包車夫穿起那黃鹿鹿的雨葉的時候，總覺得這太不文明，而也以爲這樣子是滑稽的。

其實這種滑稽在所謂滑稽者本身是並不覺得滑稽的。原始的非洲黑人的舞蹈，在近代的人們看來，自然是他們的文化生活太低，與現代社會生活一相比較就覺得太過懸殊，由於懸殊，一接觸起來便要覺得格格不入了，因此，人們便要以此爲滑稽。可是，文化水平的高低是以什麼來決定的呢？這不能不說是由於經濟生活來決定的了。原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非常薄弱，因之他們的經濟生活亦甚簡陋，所以原始人的意識形態是該社會的經濟生活的反映。人們對於這種滑稽，是由於原始社會的貧乏與近代社會豐富的物質生活之間的差異而發生的，這是必然的事實。

可是，黃包車夫的穿着雨葉，在這個物質生產力發達的現社會之下，人們認爲滑稽這一事，實是極有意義，而不能相提並論的。因爲原始社會的貧乏是絕對的，而近代社會生產力發達下的貧乏却是相對的。由於階級生活的決定他，沒有漂風的雨衣而穿上了簡陋的雨葉，無怪乎在優裕的另一階級的人們看來要以此爲滑稽，甚至討厭了。

我們中國人處置每一事物，總是由皮毛上爬過，動不動就是輕蔑，討厭，甚而至於可殺。譬如車夫的滑稽雨葉雖憑你怎樣輕蔑而他還是要穿的，做賊的人在專門保護少數人利益的「法律裁判下」自然是該殺，可是也正如現在的「剿匪」一樣，愈剿，「匪」是愈多的。所以問題的解決不在這裏，而是在於「怎樣不穿雨衣而偏穿雨葉？怎樣不住洋房而偏挺身走險？」

一九三四，五，十五，晚。

## 打風磨

莫明

讀了人間世第二期徐懋庸先生的摩登文章後，不禁令我想起吉訶德先生打風磨的故事來。

電影本事之類的文章，「摩登」誠然是「摩登」的；不過，我們應該知道，電影本事本來就是電影本事而已，它既不會登於名雜誌上，提倡什麼電影本事體，也並未曾大吹大擂，希望普天之下的人都做這樣的文章，則其「摩登」，聽其「摩登」好了，算得什麼一回事呢？「并且事實上，這類摩登文章很是流行，不僅見於影戲院的說明書而已。」事實誠然也是吧，但是，天下之人，本來就非個個都是文學家，名流學者，不通文章之多，也原是意中事；只要他們不想把其不通的文章送進什麼藝術之宮，或是提倡什麼什麼體，也就聽其不通好了，誰能夠把普天之下的不通文章一一加以批評呢？

然而，我們的幽默大師從前就把「母性之光」的說明書在其唯一的小品文雜誌上來了這麼一套。這，在我們少見多怪的人看來，覺得真和吉訶德先生的打風磨有同樣的滑稽——不，「幽默」！

處在現在這個時代，也還會有打風磨般的事情，真是難怪人有「人間何世」之嘆；不過，我想，真的戰士，也決不會因為吉訶德先生在打風磨，便也以爲風磨是巨人的！

二三，五，一九，于廣州。

本刊號外增刊

學校生活特輯

現已出版

定價大洋五角

優待定戶對折計算

### 夏天談女人

曾迭

一到春天，在各種文學刊物中，我們便隨處可以讀到關於談女人的文章了。要是「女人」的命運，真不像桃花樣的薄，那麼，談女人，似乎並不只限于春天，雖然，春天誠然是一個談女人的季節。

夏天爲什麼便少談女人？這大約夏天是一個看女人的季節，談女人是屬於一種空想，而夏天的女人，是已給了你種種問題的答覆。

我曾在一篇經濟論文里，讀到講關於女人的衣服的一節，大意是如此；當一九二五年的夏季，美國的女人盛行絲織品的衣料，但是因爲絲織品衣料價值的高貴，決不是每一個女人的經濟條件所能適合的，於是聰明的女人，只得從衣料的量的方面的緊縮去打算，一時就時行一種極緊俏的服式，衣的上段是小的像游泳時穿的背心，裙子是短得只遮沒臀部。這樣一來，一件絲織品的衣服的價值，果然可以和棉織品的價值相差無幾了。然而，后一年的夏季，這種裝束是完全改過花樣了，反過

來又風靡一種長袖和長裙的裝束。這種服式雖然是不限定于絲織品，但從價值上說自然是要較多的化費了。因此這種轉變，却不能以經濟條件為基礎來決定，來論斷的，原因還在女人因衣服的短小，肉的顯露的部分反比遮蔽的部分多，這不幸的結果，竟失去了女性對於男性的誘惑的力量，而使女性不得不來一次反動，就是使肉的遮蔽的部分增加而顯露的部分減少。

德人柯訶氏所著「馬克斯的歷史，社會及國家理論」一書里，說到野蠻人所用的「蔽帶」，他說：「……婦人的蔽帶，即是一種腰帶，前方垂着一枚植物的皮，或獸皮，或短小的線類，有時只是前面某部分，掛着數分寬的架帶，——和腰帶結合一處，垂在前面——所以蔽帶不能掩着全陰戶，只能蓋着陰戶口。他方，男子的蔽帶，只結于腰帶上面，蓋住陰莖。這種半隱蔽的行爲，並不是因不許他人看見該肉體部分的動機而來的。因爲他們所用的蔽帶，總是選一種特別色彩的材料，即如蓋陰莖，也是用雜色的羽毛及燃絲飾的。所以在這時候，與其說的抑制性慾，毋甯說是刺戟性慾。」這樣看起來，夏天的女人的裝束的那一次的轉變，是不无理由的了。

然而，夏天的女人，由于氣候的關係，肉的袒露的部分，是總比別的季节來得多，這也許就克復了男性談女人的空想，而男性也可以因直觀而滿足了吧。

但是，依據犯罪學說；各種犯罪的統計，關於風化的犯罪，以七月爲最多，六月次之，八月又次之，全體看起來，也可以說是暑期的犯罪比寒期多。這是由于夏天的生活力旺盛，使

性慾興奮。又從受害者方面說起，因爲夏天比冬天較多露出肉體，又多出外的機會，刺激他人的情慾。

那麼，夏天不談女人，却也未必能說是安全的現象吧。

## 談花瓶

蕙若

自從娘兒們要想反抗男子壓迫，求得自由平等以來，女子職業，也隨之而興，這當然因爲女子要反抗男子，先要不倚賴男子，要不倚賴男子，就先要求得經濟獨立，要經濟獨立，那就只好去就職業了。

在今日，大部分都市的，或是鄉鎮的女性，大都是倚賴男性以生活的，她們像商品一樣，在被人作買賣。而她們自己呢，也塗脂抹粉，把自己當作男子的一種玩具，於是，她們可以倚仗著男子，以過她們舒適的生活。本來，在這資本主義極度膨脹的今日，物質文明極度發展的今日，要求這種無知的女子，不受虛榮的牢籠，自己去憑着勞力來做一個「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們也不深怪她們。

但潔身自好，願願自己能做一個「人」的女子也有的，她們會喊出「女子職業平等」的口號，她們會挺身前去，給旁的一個榜樣，於是，有一般被男子壓迫，被生活壓迫的女子，她們也會跟着走向職業的路上去。

近年來，有些男子似乎想討好娘兒們，也在聲嘶力竭的提倡女子職業，漸漸是有了一點成績了，商店里，機關上，學校中，都有一些女子參加在內，這當然是可喜的現象，不是嗎？

被男子壓迫幾千年以來，在今日，已有了解放的先陣了。

可是結果呢？女子還是被利用着。商店里，要想發達營業，於是雇幾個女店員來做一下活招牌，果然門庭若市，財源茂盛，於是，每一家商店，都有幾個女職員，在上海，頂括括的，說出來人人曉得的『康克令女郎』『麵包西施多多愛』『先施皇后』等，也就是女子職業提倡下的產物。在機關里，幾位大人先生，於抽雪茄，剔牙齒之餘，坐在辦公室，無聊不過，於是也借了『提倡女子職業』的牌招，聘請了幾位美麗的女職員來。在他們工作疲乏以後，或是無工作可幹的時候，正可以借女職員，來一解寂寞，不知道那一位諛而又濫的先生，來替她們起一個雅號，曰花瓶。顧名思義，把女職員的地位，形容畢肖，固然我們佩服題名的那位先生的聰明，和那種侮辱女性的態度，而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為女子職業前途着想，不禁毛骨聳然了。

關於這件事，我們不能怪男子，這不是我替男子辯護，因為男子本來是視女性為玩偶的，他們在平常的方式下，盡是的玩弄女性，侮辱女性，漸漸的，他們是玩厭了，於是，他們會花樣翻新，另來一個玩弄的方法。恰好在『提倡女子職業』的口號下，他們來另一方式的玩弄女性，這是已經覺悟而投身職業的女子，所應該明白，而處處當心着。可是她們不但不明瞭這種情形，或忽視了這種情形，去入了男子們圈套。她們一方面受男子的玩弄侮辱，另一方面又被另一種男子們的譏笑怒罵

。固然，她們是處於十分為難的地步，但我們却不能不把她們自己的錯誤，不舉發出來，不然，她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錯誤，一直下去，她們還依舊是達不到她們所追求的目的的。

那些投身於職業界的女子，既然要反抗男子的壓迫，那末她們在進了職業界後，儘可丟掉了她們須臾不離的脂粉，口紅，蔻丹，這一類的化妝品，和一切足以引起男子們玩弄的服飾等等，她們不但不拋棄了這些，而更加使用這一些，以引起男子們的注意，於是他們鑒賞，玩弄，侮辱，這一切，都使她們非常為難，可是這是咎由自取的，要是正真的底覺悟的女子，她早已丟棄了足以引起男子們玩弄的一切了。

至於另有一種女子，她們並不曉得要求解放的事，她們只為了生活問題，而投身職業界，她們當然不會丟棄了胭脂花粉的，那末她們遭受男子們的玩弄和侮辱，實在有點『受寵若驚』的，如果她們要反抗男子們的玩弄，也就應該立刻覺悟起來。更有一種，是故意的給男子們玩弄，而去投入職業界，用濃裝豔服以接歡於男子，那當然是性的買賣的零一型，她們是女子中的敗類，我們不加深論。

## 論西施

老君

聽說西施是準標的美人，（不是女明星徐來）我自己相信夠不上資格論美人，因為我對於美人一向沒有深切的研究。我的論西施，正是和豆腐西施，××西施，××西施一樣齊名的麵包西施。



麵包西施這個大名，似乎在去年的夏天才傳播開來，而越鬧越大的。

西施，原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姑娘，她在去年夏天考進南京路國貨商場去服務，她還是初次和社會接觸，她怕羞。她不敢正眼視人，她在商場任職後，對於顧客總是羞答答的。

她在麵包部服務，小小的一方玻璃櫃，佔着飲冰室的一角，地位很惹人注目，她又比別的女職員天真美麗些，因此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注意了更不免帶點想吃豆腐胡調的成份。

注意的朋友中，也許有幾個沒事做的新聞記者，因此在某月某日的某一張四開小報上，就發現破題兒第一遭「朵朵愛麵包西施」的記載。這是他們的胡調，他們想湊上「上海一百女大亨」中的一個女大亨。

於是，就有漫畫家的麵包西施漫畫，有攝影記者的麵包西施藝術攝影，有報屁股巨子作的麵包西施記載。

這樣一轟，麵包西施就有些紅起來了，因此就有許多聞名而來拜訪的，雖然吃杯刨冰，一坐就三四個鐘頭，他們一壁吃着冰，一壁還在向西施裝鬼臉。買隻麵包，會給她十塊大洋，上海真有這許多奇人。

這許多奇人中，有大腹賈，有買辦，有小開，有店員，有摩登大學生，有翩翩佳公子，終日追逐，勾引，誘惑，獻媚，吹牛，他們想把西施赤裸的吞嚥，妄念既存，舉動當然肉麻，醜態百出，不顧也。

這時候，西施除司職麵包部以外，憑空添了許多應酬工作

，有某甲邀去晚餐，有某乙邀去觀電影，雖然不能說西施對來邀者均不拒，但在西施已忙得不可開交，而能得西施垂青允諾獲得榮譽者，也不乏其人。

大腹賈，買辦，小開，大學生，佳公子，都可以歸入有關階級，他們有的是錢，無聊，找個女人玩玩，但女人正要聞名如麵包西施者，因此西施便做了這班人的目標，追逐既大有其人，麵包部因能擁擠不堪。

商場當局以西施吸引力強，麵包銷路大佳，加薪，當然的事，便從十八元加到三十元，突破一九三三年國貨商場加薪的新記錄，男職員為之側目，祇恨此生不為西施而已。

自後，西施的大名更一天天紅起來，而白白臉蛋上的雀斑也一天天增多起來。人也有些「野」了，漸漸喪失了她的活潑天真，而變為脂粉氣濃厚的都市豔女了。

今年，是婦女國貨年，國貨商場中的女職員，當然在這個年頭兒應該盡一些力，西施是女職員的紅人，其責更不可諉，於是，湖社表演，市商會表演，百樂門表演，電台播音，雖然嗓子不妙，但在若干聆者，醉翁之意不在酒，總是怪夠味的。

她的交際既忙，而接觸的人更多，終日被一班無事忙者包圍着，這一班人，當然沒有一個真心愛護她，不過當她一具玩物，存心玩玩弄而已。給小報上憑空添了不少資料。

圖畫雜誌上不時有西施的豔影，四開小報上不時有西施的豔史。

最近，聽說西施由紅而赤，由赤而紫，由紫而黑，由黑而

漸漸趨入下流了。

過去，有人想利用西施的大名，曾有一度西施做舞女的傳說。這是傳聞，所以我們還可以看到西施在某晚報上的更正，她說：「無論怎樣，不會幹這帶些下流氣味的摟抱生涯。」但最近，她的態度，她的行動，確已帶些下流氣味了。這是在某小報上的『西施信箱』中見到的。

西施信箱特刊中，有西施的徵婚小啓，才知她如今：「對於獨身主義的生活過厭了。她將開始與人『合作』了，」她說：（報上的小啓）「讀者中如果有意的，不妨來嘗試一下」，下面載着所謂約法三章，有：「應徵者雖不限布爾喬亞，但至少具有資產者？」「其主要的：」應徵者還須附郵票五分。」

再看下去，就有許多應徵者的函件，五光十色，無奇不有，有：「七十歲老頭的老心震蕩而去應徵者，」有：「某某的發狂單戀求愛者，」有：「關心西施是否處女者」有：「要求西施先行同居而擇吉開張者。」

我們見到這些矛盾不通欺騙的記載，只覺得滿篇是侮辱，有傷西施的尊嚴，這些記載，雖是他人捉刀的，但總得西施的同意才可刊出，在西施心目中，也許覺得光榮的，風頭的。

關心西施者，都說想不到西施如令墮落了，有些嘆息，有些咒罵，有些惋惜。咒罵者，說她將由花瓶而舞女，而淌，而鹹，而不可收拾，嘆息惋惜者，都覺得她的漸趨下流怪可憐，而擔心她將來結局的悲慘。

但這是資本主義下必然的趨勢，社會制度不良的結果，西

施不過是一個犧牲者而已。西施踏進社會不到一年，就給一些惡魔包圍而改變常態了，她白灰的臉，血紅的唇，見了有些悚然可怕吧。

但，一年前她不是一個天真活潑美麗的小姑娘嗎？

## 兩種女性

冬日

——工女與摩登學生——

俗語說得好「牛吃稻柴，馬吃穀，一樣畜生能有福？」這是一句形容貧富階級的絕妙寫照。每天到了下午五點鐘，夕陽西沉，鳥雀歸巢的當兒，很有音律地聽到噙噙底鐘聲，很顯然地告訴你這是S.大學散課的時候。同時，有「烏烏」地聲音傳來，才知道這是X廠放工的汽笛聲。一刹那，荒涼寂寞底W路上，頓時擁着兩種不同的女性——工女與摩登學生。嗚嗚私語，雖是聽不清楚她們在說什麼，可是從容能上看上去，自然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神情；工女們似乎很委縮底羨慕着她們，好像在說：「阿毛，你看，這般小姐多闊綽開心，真有福！」而這般高貴地摩登學生的心里恰恰相反，很傲慢地在鄙視着這些工女，好像在說：「區區黃，你看這般工女惹人多厭惡呀！」我想他們也是女性，不過仗着父母金錢的勢力，能吃油，穿綢，住樓，並享受高等的洋化教育。每天課後從天堂般底大廈裏踱出來，捲髮高跟鞋，姿態婀娜，一看就是摩登女性。再看另一種女性，她們也是女性，不過是前世沒有敲穿木魚，不幸投胎於貧窮的家庭，今生只得胼手胝足，為生活而掙扎奮鬥；工後從地獄般底工廠裏出來，市衣粗履，右手提着飯籠，這就是工女。

「女性」本是個神祕地的名詞，再加上個「摩登」稱呼，多時髦而夠香豔呀！摩登的女性，確是華貴，到處惹人注目。工女多卑賤的名詞，不值得人們的注意。但，我們就這樣地從表面上可以判別她們的貴賤嗎？不，工女與摩登女子都是女性，都是人類，如果到了實行裸體運動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她們同樣的有高聳底乳峯，肥厚底臀部，以及神祕底×××，根本不能分出誰是摩登女性，誰是工女，總之，都是女性。我們要從她們的事業上，人格上去定她們的貴賤。工女雖多出於低賤；可是「老鴉窠裏出鳳凰」，也有品格高超，智慧卓越的女子，祇因環境的壓迫，不得不委身於工廠的生活，藉謀經濟上之自立，這種女子值得人們輕視嗎？再看所謂摩登小姐們，竟有藉讀書之名，奇裝豔服，常出沒於跳舞場，電影院，大飯店，怒吾不客氣地說一句，與「舞女」「高等娼妓」有什麼不同呢？

摩登小姐呀，一般人稱你們「花瓶」，請你們充「女招待」，很明顯地，污辱你們女性的人格，你們還可醉生夢死，不自振拔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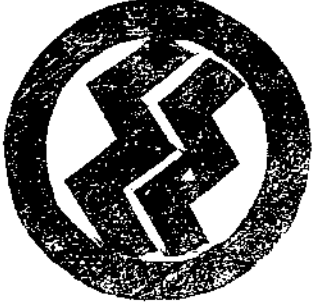
## 廈門現狀

(廈門通訊)

大生

廈門是閩省交通之樞紐，我國南方繁華的次要市場；我當七八年前到上海讀書時，曾經繞道此地，作走馬看花式的遊玩一番，覺得和我的故鄉——瓊崖海口，都差不多；可是此次重臨此地，見到建築的偉大，使我不禁地讚美廈門近年來建設有猛突之進步！

註冊



標商

三三三牌

潔白如雪，  
柔軟似綿，  
天天使用，  
快活欲仙！

華安織造廠出品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八二六號  
電話：九五四一一

一，「廈門危機」：廈門和台灣相隔不過一道海洋，輪船一天可以通達，自然為日人垂涎之地！據福州十六日電：「日人在閩行動，有趨向軍事準備模樣，台人在福州組織青年團，極力活動，近日台人到福州共二百餘人，廈門三四百人；福清連江，又發現漁船，偷測海岸地形；駐閩日武官大本頗，得省府護照，稱赴閩遊歷，十三日乘輪赴延平窺探；傳日閩廈益急，藉口西原借款無期償還，擬要求租借廈門九十九年云。」由此電報上看來，可以看到廈門危險之一斑！

二，「社會現象」：廈門的人口，共有五十萬人左右，其中除少數是英美各國人之外，台灣人佔有六萬餘人之多。說到妓女方面，約有一萬左右，其中也分為上海妓，台灣妓，江西妓，本地土嫖四大派別，互相逐鹿。戲院共有中華，思明，開明

三家，中華明明是英籍華人所經營；跳舞場有蝴蝶一家是台灣人所創辦；全市賭場亦是台人包辦經營。本市頗有財產的商民，他們店字的門上，有好多掛着什麼「英藉」與「葡藉」「日藉」的木牌，以表示出他們的光榮。我們由實際上看察，廈門雖是僑倖存在，只是已有一部份的商民甘作亡國奴了，真是痛心！

三，「行政機關」：廈門從前是海軍的根據地，自十九路軍抵閩委林鴻飛為公安局長之後，就和海軍要塞司令林國慶平分秋色。到中央軍克廈，已將市政府籌備處撤消，改為特種公安局，特委王固磐充任，而思明縣長一職，也由王氏兼充；現在廈市政權，可以說是由王局長個人主持；至於司令林國慶，已變成壁上觀的人物了。只是政治權力，終不能施及於無惡不作的台人，和從前卻是一樣，此大約是相傳成例吧！

四，「經濟」：廈門的經濟力量，大多數是操在華僑之手；自南洋市情倒落之後，大遭影響；如富有信用的寶元樓銀號，首屈一指大千旅社，大名鼎鼎的食店大三元，均相續收盤休業；又如百貨商店的鉅擘南康成和永泰成，大吹大拍，掛起減價傾銷的招牌，可見市民購買力薄弱之一斑。說到地皮方面，從前李民興銀號置在關帝廟前的舖地，每畝用三千餘元，現招承掛價六百元，尚沒有人過問，由此看來，廈門經濟的狀況，真是大有江河日下之勢。

五，「教育」：廈門的中學共有八校，除廈門中學為省立外，其餘都屬私立；至於唯一的最高學府，就是廈門大學，該校為華僑陳嘉庚出資創辦，從前頗負盛名，如魯迅，林語堂等均

在此校執過教鞭；近年因南洋樹膠失敗，陳嘉庚破產，校款拮据，對於教授的聘請，因薪水折扣，有名的學者，多是裹足不前；因此該校內容的辦理，頗多缺點，如在文學院之中；文學概論，小說原理，詩詞研究，劇曲研究……等科目，都沒有開課，可見到內容缺點的一部份；只是校舍的建築，校景的優美，圖書儀器的充足，上海的大學，復旦，光華，大同等私立大學，真是望塵莫及。

六，「交通」：廈門的交通：往上海的輪船，三五天就有一次，有時竟有二三輪船，同日開行；往汕頭香港廣州的輪船，至久三天就有一次；往南洋一帶的輪船，大約一個星期就有一遭，往福州泉州的輪船，天天都有；往漳州每天有六次的汽車，更為便利；以直接交通便利而言，實在駕乎廣州之上。

七，「公園」：廈門中山公園，據一般人的評斷，以為除北平頤和園外，是佔在我們第二席的位置；其實幽雅不及上海兆豐公園，景趣不及半淞園，精緻不及江灣葉家花園；因為該公園建築房屋太多，反有機械的毛病。

八，「街道」：廈門街道的建築，其藝術勝于廣州，其偉大超過汕頭，由大同，中山，思明三條街道看來，好像上海的南京路北四川路一樣！不過沒有那麼多電車汽車的鬧熱。

九，「鼓浪嶼」：這島是帝國主義的根據地，廈門富有亡國精神的商民，都看作安樂窩。該島有一個日光巖，乃是清初鄭成功盤據抗清的營壘；當蔡廷鍇未反抗中央以前，曾到這巖遊玩，並題詩一首：『心思隻手補天工，八閩駐兵今古同，昔時

壁壘依然在，日光巖下憶英雄」。是刻在一塊石壁上面。以一塊『保存國魂』的土地，竟變為帝國主義侵佔我國的大本營，由今思昔，安能不使人椎心痛恨呢？！

十、『普陀寺』：這寺建築的雄壯，和杭州的靈隱寺，堪稱並駕齊驅。其天然風景背山面海，和南洋檳城的極樂寺相侔。現該寺住持，乃是出席國際佛學會代表的太虛法師；寺中有和尚及佛學院的學生，約有百人左右；他們是出世的人物，自然不顧國家的危亡，只是到廈門失了，他們就要升天成佛麼？此班偷閒白吃的廢人，看來既屬可惜，又復可憐！

總括來說：廈門的建築物可壯觀瞻；交通頗稱利便；政治社會仍在沉淪之中；經濟教育是日形退化；至於民氣消沈，環境惡劣，如政府和民衆尚未覺悟，而不提先幹起『未雨綢繆』的工作，恐怕距離滿洲九一八的前夜不遠哩！

## 新運在廈門

尉牛

據說廈門是在暴風雨的動盪中。

「友邦」謀攬廈門的新聞用大號鉛字驚心悚目地登載着，但受盡苛捐雜稅剝削下的廈門民衆，對於升掛太陽旗籍民們的處處佔便宜，以及「吾當局」底專門欺凌自己中國人的那種氣餒是深深覺到做個安分守己的青天白日日子民是並不算成爲「人」的。所以一看到對面租界鼓浪嶼的世外桃源，大家倒是很願意當個現成的漢奸，做個「華南國」的大國民；蓋漢奸之由來，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原因倒是在上的提倡得力，小民識趣耳！何況百

分之四十的台灣籍民，當人民政府時代，屋頂上的太陽旗是會作爲安命符的，據說中央機轟炸的目標，太陽旗是「避諱」呢！准此，偌大的東四省可以廉價出讓，區區廈門，周圍三十里，人口十七萬，假使華南國成立的話，則與滿洲國又大可媲美；何況衰衰諸公已深透「心理建設」之奧妙，想來一面喝香檳握手言歡，一面游游山水放風箏，更何況發誓於文武王周公之前，時輪金剛法會又救得國！故一旦事發，飛機決不來炸，是無疑的，因此報上說說，正也不過是「不可輕信」的「謠聞」罷了！不信，際此所謂「千鈞一髮」，廈門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提燈游行，歡忻鼓舞，爲報上所說「十年來所僅有」；讀者亦可一窺廈門當局提倡之苦心矣。

際此「風和陽高」，幸居地尙列中華民國版圖，躬逢盛會，不可無記；爰假華南國尙未成立通郵之便，投「十日談」，亦幸事也。

★ ★ ★

廈門新生活運動，醞釀於四月間，宣傳者凡二個月。委員們除了黨政府諸公外，尙有學界代表，和基督教徒。該代表等，不可不謂滑稽，蓋人民政府時代，高倨主席台大呼「打倒蔣××者」固赫赫此輩仁兄也；至於基督徒之會「新生」又滑他上帝底媽稽矣！

大會日期是在五月十二。五日起爲宣傳週，中山公園夜夜有戲可看。往看的大半是平常不大看戲的老婦和小孩居多；戲前特地請了廈大教授和當地名流公開演講，題目當然是「新生

活」；但秩序異常紊亂，偉論很難灌進民衆，倒是有戲可看，大家稍爲安靜；可知廈門民衆對於「禮」方面，固不甚懂得也。

五月十二日上午九時是大會日期。是日也，天氣悶熱，還夾了點濛濛的菲雨；會却一直延到十一點十五分才正式開成，

與新生活運動「守時」一則，頗有違背。主席台上想找到「新生活」的氣息很不容易；西裝仍舊很多，藍長袍黑馬褂的絕跡；祇見演說者振臂奮呼，上一句「新生活」，下一句「新生活」；到後是喊口號了；台上有人呼，台下却沒人應，蓋大家知「禮」也！大概廈門民衆聰明，料想華南國行將實現，學人民政府時代開會一樣，原不過是照例參加，撐撐門面而已。所以口號也懶得喊了，何況鵠立在會場中已二三個鐘頭，又加天熱口渴，要喊也沒有聲音了。

口號喊過了！於是乎游行。

本來參加的團體是並不多的，但幾乎完全是小學校的緣故，所以排隊走起來，也就很像樣了；何況還有三間女學出駕；因此看熱鬧的人比游行的人更多；把那唯一寬闊的中山路圍得水洩不通。游行完畢已下午一點鐘了。

當天晚上，本擬提燈；傍晚時却不料下起傾盆大雨，到六點多鐘天稍霽，就有五六隊提着煤氣燈，到中山公園等着，預備佔先，但臨時却宣佈改在十五日晚上。果然，夜裏大雨滂沱不止。

十五日是衛生運動大會，大家正忙着掃地通陰溝，於是就出了通告，提燈要改在明天晚上；於是大家又等着。

隔天，剛好天氣也頗晴朗，大家無不喜形於色。還不會天黑，中山公園裏早就擠着很多人。有一個小學，五點鐘就排着許多小學生立在會場上了！此校可謂真正實行新生活的吃苦耐劳矣！

天黑下來了！提燈游行到八點鐘開始。幾條馬路，從六點起，兩旁就塞滿着人；婦女們最高興，帶着孩子們，拿了幾把椅子坐着等，每間樓屋的窗櫺裏都是黑簇簇的人頭；其盛況比迎神那天還要熱鬧。

參加提燈的一共一百另六隊。燈並不奇巧；對新生活似乎很講不通的；有一家商店，繫着一雙襪，標着「請用國貨男女襪」；而咖啡店，糊了一隻大咖啡杯，對新生活似乎太說不過去吧，更有一家百貨公司汽車載着發電機，用電燈游行，與所謂節儉一則，尤相違反的了！

在燈中最特色的是所謂「打倒帥仕相，車馬炮」（賭的一種名叫「十二支」）一共看到了五隊；其實不但打倒不了，路旁的婦女們反而說：「看！看！明天打「紅仕啊！」；其他參藥局幫人參燕窩燈，鐘錶行以大鐘燈游行，都不過是替商店做廣告罷了！而所謂廣告倒是千真萬確的；十七日晚上還有幾家商店向公安局繳了四十元的巡行費，再把燈提着出風頭哩！

這晚上，一直提到十點半。哄動了全廈門，看熱鬧的不下五萬人；正是「十年來所僅見」。

其結果呢；如是我聞：

一家剃頭店的老板說：「今晚提燈說要新生，節儉，至少

也得化一萬塊錢哩！咳，一萬塊錢，夠我用一輩子啦！」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說：「真熱鬧啊！比『神會』還好看啊！」

並且正當大熱鬧的時候，某閩老停在路旁的汽車竟會跑起來，結果輾傷了四個參加提燈的小學生。

是日也！酸梅湯大發利市，煤氣燈店老闆發財，紙燈店不用說喜氣洋洋也！

苦者不過是林立保衛着的軍警和被迫停在路邊的人力車夫而已！

這就是廈門的新生活運動。

一九三四，五，十八，廈門。

## 粵漢道

蔓芝

吃過了中飯，已二點過五分了，匆匆地收拾行裝叫了一輛黃包車到小吳門趕兩點半的慢車；坐在車上，催着車夫快走，到車站已只欠五分鐘了，但車還不會到，票却已經在售了，售票的小窗前擠滿了人。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買到一張票，提着行李跑到站台上，這兒的人比售票處還要多，而且有一大批的衣服襪襪的新兵。

時間雖已快到，但，車子還不會來也是枉然，我只得在人叢中找到了一塊空地，將行李墊着屁股坐下來，如其他的客人一般。

「噯！」時鐘響了一下，長針已正指着了第六個字。人，是

越來越多了，車站上却仍無一點表示，票仍然在賣；站台上的大聲喧囂得使人頭昏；尤其是穿棧在站台上小販的兜售聲時時在人叢中嘹亮地發出來，使人感到一種莫名的煩厭。

「媽的！時間已到了，車怎還不見進站！」一個背了斜皮帶的軍人不耐煩地自言地罵着，但，隨即便得到了回聲；一個穿長衫的商人模樣的商人接着道：

「哼！這裏的車嗎？慢時是常有的事，甚至今天沒有車也說不定呢！」

「不至於吧！沒有車他怎麼又賣票呢？」那軍人見得了回音，便轉過頭對着那商人模樣的剛才答他的話那人很和諧地反問着。

「哼！你看了，我是碰過幾次這麼的事了。」

「那麼他售出的票呢？」

「還不是明天再來。」

「這條路那里這麼糟！他媽的。」

正在他們談得起勁的這時，車站門口忽然掛出一塊牌來：「此車開往武昌」，接着站台上便是一番騷動，大家拚命地提了行李往站邊擠。

一會車來了，從車廂中吐出了一批一批的人。接着又擁進去了一些，我因為自己提了兩件行李沒有擠上。待我走擁去時，剛才進去的又退了出來了。

原來是車子錯了，這是開安源的車，我回頭一看時，先掛着的牌子也換了：「此車開往安源」了。於是站台上充滿埋怨

聲，咒詛聲，我到這慶倖沒有撻得足，才省出一些力。

車開了，站台上又回復了原來的空氣，鐘却不停地三點……四點是這麼地過去，車站上却仍無一點表示，我跑去退票，他們又回答快來了，然而又沒有確定的時間，心想堅決要退票吧！又覺一尺去了還靠這一寸；只得耐着性子再等，一直到電燈來了才掛出開武昌牌子。

車到五點二十五分才離長沙站，因為人多，我出了一身臭汗才擠上一輛鐵廂裏坐了，廂子內大多是軍人，百姓只有幾份子，而且都一些土頭土腦的鄉里人；我坐在中間枯澀的不得了，并且車廂中因為人多了，空氣也非常惡劣。

這路的車真不好坐，車的速度則如同烏龜走路一般蠕動，那簡直比篩米還利害。這樣的旅行真是活受罪，幸好車到岳州時人就少了，但我除了能吸到較好空氣外還是沒有甚麼好處，仍然是連伸伸脚都是困難的，如先前一般，因為人雖少了，而多下的地方他們——灰色同志！——要打開行李睏覺啊！我們老百姓也只能望着他們興嘆了。

一九三四，四，二八，于江灣

### 夏鄧鄉的丫頭

黎仁昌

夏鄧是廣西的一個村落，距離梧州城北約二十餘里，列為蒼梧縣屬農村的第四區，故有夏鄧區之稱。夏鄧的居民，多以農為業，民智方面，極為閉塞。該地雖沒有很大的地主，但擁有千餘畝良田的，也為數不少，中小地主更滿佈全境。所謂鄉

家廠的進前裁呢產國

# 司公織紡絨毛華章

裝新女男登摩季春製裁市上貨新

迎歡然當觀參蒙承

機嗶裁呢產國名著

場市萊蓬市南 · 場商陸大路京南海上 · 部市門  
號三十三路川四海上 · 所行發  
太平路京東 · 部市門三第 · 渡家周東浦 · 址廠



下財主的，除為一般勞苦耕戶的佃主外，還有生產柴桂的山場，每次開採，入息倒也不小。他們既擁有這麼大的地皮，耕耘開墾，在在需人，且該地習慣，幹這工作的，多屬婦女，因此蓄婢的風氣，在這貧富不均的村鎮中，便很盛行了。

### 一 丫頭的來源

夏鄧面積頗大，貧戶尤多。那些多子女而無力給養的農家，除將她們給人作童養媳外，多把她們賣作了頭。有的因無力清償債務，被債主強索其女作婢，以作抵填。買她們的唯一主顧，是該地的富戶和佃主。她們的身價很平，十五六歲的不過買五六十元，歲荒時更為廉賤。故稍為有點積蓄的人家，都蓄着兩三個丫頭，以供勞役，富有的則每家丫頭，多至八九個以上。她們因有強健的身體，耐苦的能力，和柔順的性情，任何苦工，均能操作，買主用三四百元，就可得成羣的丫頭，從此可任意役使，較每次出錢僱用女工，便宜得多。

### 二 一個畸形的蓄婢制度

在夏鄧還有一種畸形的蓄婢制度，就是有些不甚餘裕的人家，欲利用丫頭賺錢的，則和隣居或附近的親屬，湊錢共買一婢，這種丫頭，俗稱「百家奴」。同時須受兩主的管轄，每天足不停的交互在兩家服務，不過她們的主人，總是命她們幹着外邊的工作，代人家擔磚，挑水，挑沙，挑泥，舂桐油灰，削竹青，搥石子，或拾嫁粧。所得的工資，由兩主人分潤，接不多生意時，又須受兩主人的懲罰，而她們的食宿，也由兩家平均分配，以各擔任一句或一月計算。

中國人請飲  
國產  
烟台啤酒

滴滴泉  
水製精

煙台啤酒  
總經理處

同孚路七八九號

電話一三三  
二八八

### 三 她們普通的日常生活

她們賣入主人家後，主人便替她們喚取新名，像羣花，瓊花，捻花，春喜，秋喜，或雙喜的最為普通，俗一點的，則喚作大有，金好，連妹，帶娣的也很多。她們每天的生活，一早起來飼豬，提桶汲水，汲完水後，便分頭工作，有的荷鋤到外邊掘地，或在田間插禾，犁田；有的到菜園淋糞，或在壟上車水；有的挑了糞桶沿街叫喚收糞，或蹲在柳堤旁搥洗衣服；有的在傢裏，推着粗笨的石磨，或舂大確，午後又須到山裏採柴，割草，自朝至暮，從無片刻安閒。她們因操作關係，身軀多堅實肥碩，肩背肌肉特別發達，且堅忍耐勞，能受種種苦難。

### 四 壓迫女性的特殊陋習

她們終歲勤勞，僅得溫飽，穿的不過舊衣，吃的不過粗米，有時且代以紅薯和稀粥。偶有錯過，便要受鞭笞，跪香，跪茶，（跪着向主人奉茶）括耳光，或挨餓等懲罰。她們住在禾房裏面，因為這是她們工作要地，又可使她們看管穀米，她們的木牀下，常放着幾隻粗厚的大碗，和一罐生油，桌上也放着一個油盞。以待她們疲倦時，和她們「括背」之用。

夏鄧風俗，婦女極盛行「括痧」，她們不特以此為治病捷徑，且以其為却倦良方。凡做苦工的女人，每於工作倦後，即行刮背，以為如此才可以恢復原有氣力，流通血脈，以免阻礙工作。故那些養有了頭的人家，為求她們天天照常工作，不致發病和發倦起見，對於她們的刮痧，執行得認真嚴厲。

黃昏時，她們做完工後，主人婆便在禾房裏，斟好了生油，預備了大碗，命丫頭入來刮背，刮時，丫頭和背俯伏，主婦坐其後，先以油潤背，然後雙手執碗，努力而刮。先刮頸膊等部，以及背脊，每次均延至三四鐘頭，非刮至整個脊梁，紅膩瘀赤，痧痕紫紫，厚若發酵不止。多了頭的人家，則由主婦督率她們，彼此交換而刮。成羣的大丫頭，每次刮痧，耗油不少，年中所用，比日常煮吃的還多。所以主人家中，有一種用土法自榨的油，俗稱「家基茶油」，質濃而膩，且所費極廉，專作刮背和梳頭的用。刮時所用的碗，也格外粗大，出自北流縣瓦窰，俗稱「北流大碗」。

在夏鄧的蓄婢家中，那些久經磨練的大丫頭，其耐苦能力極強，用二健婦合力刮之，雙碗齊下，亦能忍受，還像和她爬

癢一樣的滋味。她們因做慣苦工，且時常刮慣，肩背皮肉，非常韌厚，局部知覺，似已遲鈍。且有些精於刮痧的婆娘，更練就一手「刮」的本領，會運用深淺疾徐的步驟，和按着各部關節脈絡的方位，將一個人刮至整天半日，求生求死，也不會皮破血流。夏天時分，她們一塊兒的，在廳心，禾房內，或屋簷下，一對對的坐在矮凳上，各露出一方肥大的背脊，刮得又紅又膩，像橫陳着幾隻活燒豬一樣，她們認為很平常，一點不避忌，村上人亦因司空見慣，絕不以為異了。

### 五 艱苦備嘗的磨坊丫頭

最辛苦的，是做磨坊的丫頭，日間輒在坊裏，一壁推磨

清涼消暑  
提神爽身  
開胃潤腸  
有益衛生

貨色好  
牌子老

# 走德記汽水



廠址：上海榆林路九四號  
事務所：河南路五二一號  
電話五〇三六五號  
電話九〇六三八號

。一壁袒背而刮，以促進其工作效率。刮時，丫頭赤裸上身，或僅掛肚兜，大露其背，褲頭低低的褪至腰骨下端，頭辮搭回胸前，站在磨石架前，雙手挽着那根丁字形的磨擔子，用了全身的氣力，把磨盤一左一右的拉得飛動。地面上放着幾大盤浸透的米粒，閒着的主婦和主人公，坐在磨旁，用銅瓢舀着濕米向磨眼裏放。丫頭像騾子般，推得渾身發熱，面紅耳赤，汗流涔涔。幾個力豪而肥的村婦，或家裏的妯娌們，各站其後，用粗磁花碗，醃油大創着她們的背皮。這個情形，尤以夏日為多。

她們因用力關係，血液循環甚速，大碗到處，痧痕奪皮而出，特別紅厚。此種刮法，雖無重大傷害，但在人道上，似有說不過去的地方。因丫頭推着笨重的石磨，已經氣喘汗流，辮髮鬢亂了，而背上更加上一重磨難，實屬苦不堪言。那專靠她們賺錢的主人，從不稍加憐憫甚且在旁督喝，連叫「大力刮些」，以助其勢。她們一推推個整天半天，難免有時乏力，每當磨子稍為轉動得不大靈活時，刮她的，便又急潤以油，加緊狂抽，務使她們被窘迫不過，不得不抖擻精神，繼續推挽下去。使磨出的粉量，質地均勻，且不致短少。磨畢，已在全村炊煙四起的時候，主人婆始准用紙頭或爛布巾和她們揩去背上的油膩。穿衫後，隨即跑入廚中，淘米的淘米，洗菜的洗菜，燒火燒火去了。

能幹的丫頭，每天能磨七八十石左右，到晚還可搓麵。慳吝的顧客，因一角幾錢的出入，不願購買時，他們會委曲求情。坊主又往往指着她們痧痕斑爛的背脊向顧客道：「請不要吝

此區區罷！你看她們這樣的辛苦！」而丫頭又細鎖眉梢，輕丟眼角，一似向客人表示其受着無限的委屈，有的顧客為同情心的驅使，便不再和她們講價，於是這筆生意，就很容易成功了。

(下期續完)

## 農村鱗爪

虞家稠

縣長下鄉

早晨從城裏飛也似的跑來了一匹馬，一個猴子——鄉下人叫警察為猴子——肩背着槍，馬到了山門，那猴子就從馬鞍上滾下來。把槍柄根搗搗山門，又用馬鞭像擊鼓般敲着。看他的行動，就知道他今天担任着特別任務。

這裏並不是村莊，是一個山洞，供奉着菩薩，人倒有幾個住在裏面的，但是沒有起身，因此只得讓騎馬來的猴子，獨自在山門外敲門。住着的是一個很老的祖母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孩子，在叢山中獨戶人家，早晨是不敢很早就開門的。

「媽的，開門呀，縣裏有公事來啦。」騎馬來的猴子發火了。依理，縣裏來的公事差，到鄉下來應該接到村外，可是現在都連門也喊不開。這猴子看看在吃草的白馬，不禁喟然嘆了口氣。是的，他以為今天辦差的地方不會像現在所見的一樣，因此才化上半元大洋租頭馬，一則可以到鄉下人面前出出風頭，再則租馬錢自然會由接收公事的人付出。看了現在的情形，這計劃豈不是大錯？

太陽上半天時山門才開出來，於是這個騎馬來的猴子，在

老太婆和小孩子的前面架了不少的架子。一件事始終不爲他，灣腰。

「請老爺原諒小民等不遠接！」一個紳士的代表說。

滿意的，就是老太婆沒有送他幾元馬費。

「不敢不敢，各位老先生，各位老鄉紳請便。」縣長很謙和地向那代表伸出手去說。

本來「老爺」兩個字是「先生」兩個字，但恐怕老太婆不曉得尊重先生，因此借用老爺的。

「這是什麼意思？」那代表心裏在納罕，一驚懼就失了常態，抖抖顫顫地把手伸出，於是縣長抓牢，緊緊一握。接下去縣長和每一個迎接的鄉紳握手。

「縣長老爺？阿彌陀佛，來幹嗎？」老太婆看見這猴子屁股朝佛像坐得很不高興，但是「老爺」都從他的嘴巴裏說出來，那一定有些了不得。他被「老爺」嚇得混身抖顫。

鄉紳們真不知道要怎樣招待縣長，大煙抽不抽的是一個大問題，但是他們又不敢去問。酒是不得不請的。

「老爺就是老爺，不必去多管了，總之老爺今天要到這裏來」。那猴子索性把老爺弄胡塗一些。

「住在山洞裏終是不行的，請老爺到……」鄉紳的代表說着，把手一拱，腰一屈。

「老爺來要不要擺香案的，相公？」老太太以爲老爺差來的一定是相公了。

「好的，請縣長到鄰村去住」。那個猴子想，到鄰村或者還可以設法拿馬錢，於是應允縣長。

「香案是不要的，可是你這沒有招待老爺的人，怎辦？」猴子說。

「把四名後來的警察留着幹事！」縣長跟鄉紳吃酒去了。

猴子與老太太談話的結果，是要她到鄰村去請幾個讀書人來陪陪老爺。

這是從故鄉來杭的一個堂兄口述的，我特此記述下來，也可以使大家明白官與民的關係是如何的隔膜。

這塊山是鄰村的，老太太住着的房子是鄰村的，就是老太婆朝朝暮暮在跪拜的菩薩，也是鄰村所有。老爺今天到這裏來的任務，是因爲前幾天杭州報紙上載過，這個洞府是杭江鐵路風景之一，於是今天不辭勞苦的親自駕臨，畫地圖，拍照片。

### 紅丸的悲劇

太陽正中的時候——因爲鄉下沒有時鐘，只得看太陽斷定時刻——一羣驕馬在竺公岩的山門前停下了。預先被請來迎接縣長老爺的隣村紳士，一字兒樣的排在山門階下，他們點頭，拱手

中過秀才的三興是個很慈祥的老頭子，住在離我家不遠的雙陳村。老婆早死了。有着兩個兒子：小狗和二狗，都娶過親，小狗並且已經有了一個三歲大的孩子了！三興很喜歡笑，從

## 鄉居雜記

傅敬嘉

來沒用可怕的臉色對人過，所以人人都喜歡他，在路上碰到的時候，大家都很願意和他打招呼。然而他要吃紅丸。爲了吃紅丸他把田地房屋都賣了，而且在雙陳村站不了腳，只好搬到我村前的那座破土地廟裏來住了。

紅丸帶走了他的家產，紅丸帶走了他底康健。他沒有田種，他也沒有力氣替人種田。而紅丸的癮頭却一天比一天大。大兒子不得已到外面去過浪流的生活了！大媳婦也帶了孩子到人家去做女傭。只有二狗留在家裏，非但不能找着生活養家，而且，和他父親一樣也吃起紅丸來了。一家裏只有二狗的妻子替村人幫幫忙做做衣服賺些錢養家。飽一頓餓一頓地過着日子。

三興做人雖好，但是他又不能替人家做生活，人家當然不會白給他錢的。即使有人看看他們可憐，送些米飯給他，也是極有限的。所以，三興爲了受不了紅丸的摧殘，又受不了飢寒的打擊就死了。死得很慘，聽說臨死時還叫着紅丸！

二狗的紅丸癮也一天大一天。爲了沒錢買紅丸，他便逼着妻子拿衣服當。他底妻子是個善良的婦人，只能含着淚自悲命苦。後來連僅存的一床被都當掉了！家裏除了穿在身上的小衫以外再沒別的東西。而二狗還逼着要東西。

「實在沒有了啊！天！」妻子哭着。

「沒有！你會沒有？我曉得你存着私己！」二狗說

「唉，窮到這樣，還會有私己？」

「拿出來！不然打死你這賤人！」

「只有一套衣服了！你要你剝去罷！」婦人指着自己身上穿

的衣服。二狗會可憐她麼？不！決心！他果然依着話想動手剝衣服了！

「難道你真忍心連我這僅僅有的一件上衣都剝去嗎？」

「剝下去！」二狗毫不憐惜地說。

「唉，我和你什麼仇啊！我前世犯了什麼罪啊！天！你真要我光身子嗎？」婦人號陶大哭了！

二狗不響，一把揪住妻的頭髮，髮散了，頭髮亂披着。二狗動手解衣服的扣子。素來順從的婦人也抵抗起來了，兩個人在破的佛像前滾着。二狗粗着喉嚨罵，婦人尖着喉嚨哭。

結果，她打不過二狗，一件衣服總拉上了當店了！

村裏幾個婦人憐憫那光着身體坐在廟裏的二狗底妻，送了她幾件破舊的衣服。但不久又被二狗剝去了！自此，村裏人不肯再送衣服給她，因爲反正給二狗送到當店裏去了的！

終於，二狗的妻上吊了！二狗居然有那樣狼的心，把妻子那條褲子都剝下來，換了五粒紅丸吃了。

二狗怎樣活下去呢？他不能做工，不能賺錢，又不甘討飯。總於帶了他自己那消瘦的身體做賊了！人家晒在竹上的衣服甚至於小孩的尿布他都要，放在田野的農具他也要。發黃時，他會在田裏一把一把的抽下來。最後他竟把土地廟裏的磚牆拆下來私自出賣。

終於，他被村人趕走了。從此後不再有他底消息。

這是一幕悲劇，但比這更慘的悲劇還有着。紅丸的勢力在鄉村裏一日不去，這樣的悲劇的發生也一日都不會停止的！



### 陳柱尊答廣西黃主席論

#### 修省志書

旭初主席勛鑒，昨奉惠示，敬悉政躬康泰，賢猷展布，曷勝欽佩。修通志事，遠承垂問，尤佩虛懷若谷，不廢芻蕘，敢敬為公陳之：吾省文學衰微，人才缺乏，自朱陸王彭之後，繼起無人，雖今之館員，不無耆宿，而修志專家，恐未多觀。舊時省志，為巡撫謝啓昆所督修，發凡從例，最為精審，故其成書，為當時省志之冠。其後阮文達修廣東通志，亦踵其例，今之學者，亦稱道弗衰。今則時事之繁，倍蓰疊日，增遺義例，亟費斟酌，而秉筆之士，豈可使遜於昔時。徵竊以為宜多延聘通才，以成其事，不必專限本省之人也。能延之居館，主持一切，固屬甚善。即有不願南遷，而託之編撰，各省亦有前例，此欲

為公陳者一也。修志，不能無資料，除各項之有待於實地調查者外，則圖書一項，尤不可少，省會之地，當有偉大宏富之圖書館，以備士人之研尋。今就修志而言，則各省州縣之志，尤應網羅靡遺，以備稽考，此欲為公陳者二也。吾省文風，遠遜他省，自近年以來，老成凋謝，能通文字者益少，今不及早提倡，則將來高中國文教員，恐已不敷應用，而一般行政機關之人，求其文理通暢者，將漸漸不可復得。夫文理通暢云者，豈特文而已哉，必其思想有條理，而後文筆有條理。是文筆之有條理與否，實思想有條理與否之表徵。今若使全省之人，文筆無條理者居多數，則是使全省之人，思想無條理者居多數也。夫以思想無條理之人，處官治世，又烏往而不亂？且本國之文化，本國之人，猶不自愛之，本國之文字，本國之人猶不能自通之，是自滅其文化，自滅其文字也。浸假不將自滅其語言乎。則國不待他人之亡，而自亡之矣。故吾省今日提倡科學，固屬當務之急，而提倡固有之

文化，亦有不容緩者。倘修志館中，能延聘海內通人，即可以其餘暇，兼任學術演講，此欲為公陳者三也。尊照業已奉到，無任感謝。前奉大示，為博物館徵及拙著，一俟檢齊，即當呈政。願頌勛安。弟陳柱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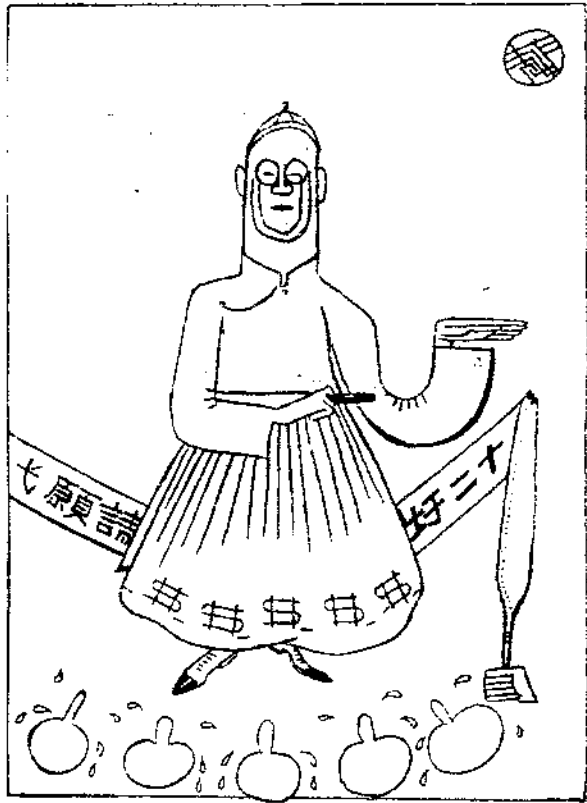
### 劉仁航佛說報父母恩經跋文

仁航因母亡發願學佛。民國四年，於滬辦報恩佛社專講印報恩經。名吾子以佛恩，使持此經。乃近年眼看殿母之事，耳聞弑父逆案甚多，大劫已熟。更與人發願，廣傳此經，及觀音送子救苦像於全球。每村每家人人一份，五十人十人為一組，徧辦六祖工讀園報恩學校，庶救大劫乎？願各家有子女者速共圖之。（但注意者佛教報恩，不含殺機。與世法教孝，為一族爭虛榮者又不同也）

各村各家，有願索經者，附來郵票一分（海外五分）即奉上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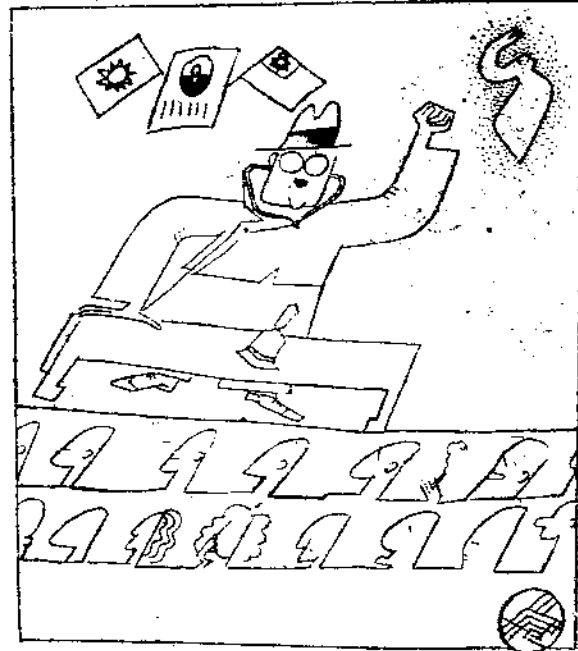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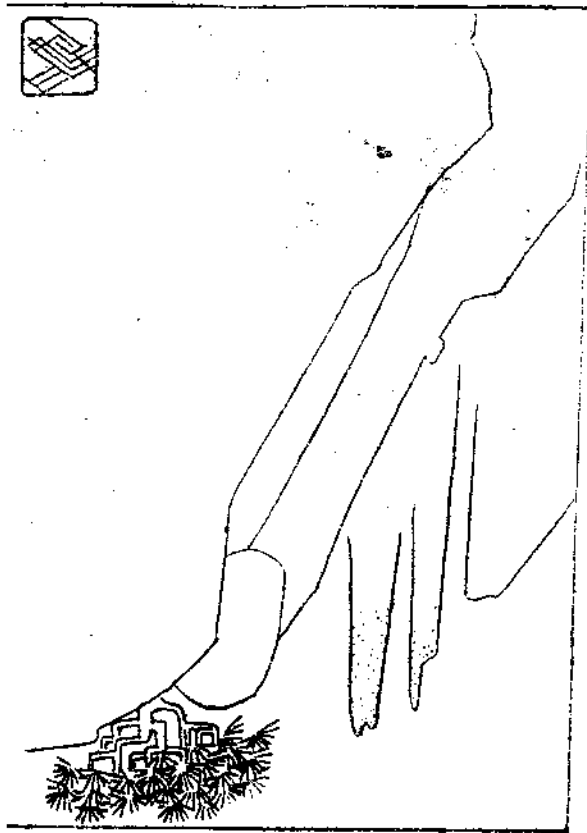
遭建生好豈家，財請赴二中會全  
拒設，船能大關政類財圩，議國  
絕，阻戶以局保設。政代有開財  
。故礙民各，國施接部表十會政

# 十日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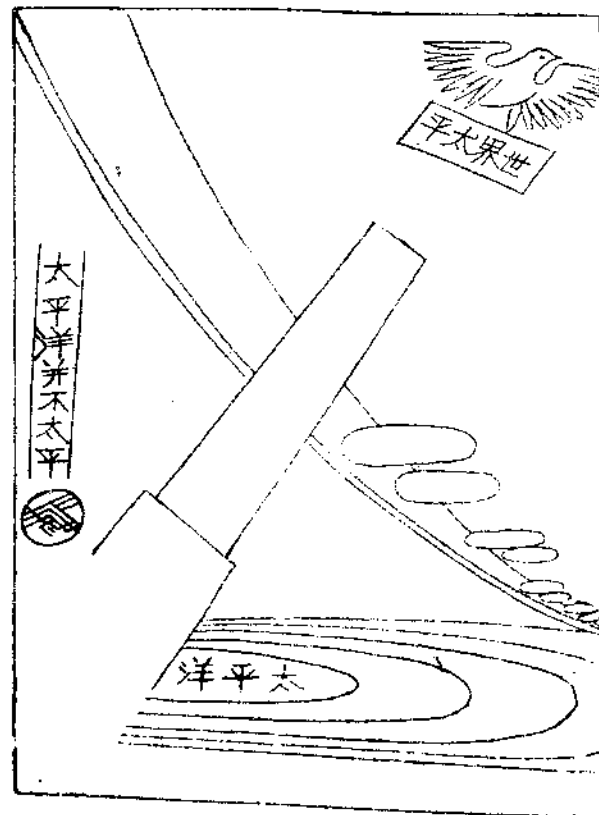
作生靜陳



。者到。者三。洋鐘選。會活阜  
罰一。對十。兩者到。提運陽  
一。五。五分。五分。角。十。鐘。案。動。新  
元。鐘。遲。角。鐘。到。大。分。宴。：。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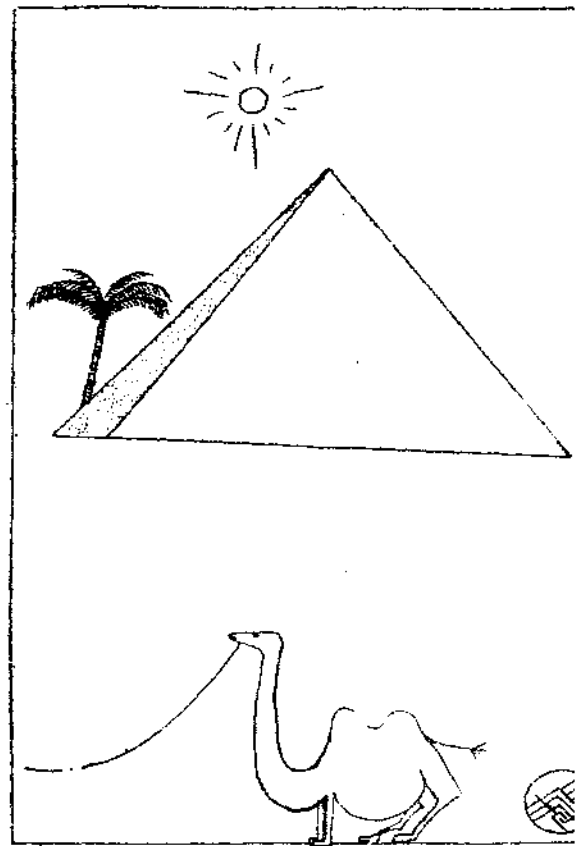
房山——種一之活生新們人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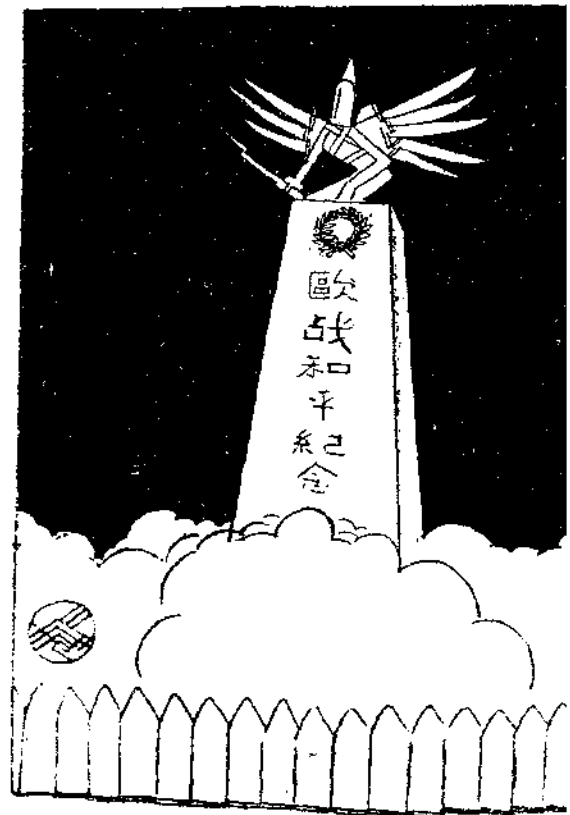


香裝在官努女。他餘二進止月一年婦  
粉飾須傳力工足可元萬口，至。成女  
也多着開，作見推，七五香四從結國  
。用意會因之婦知其千十粉月一之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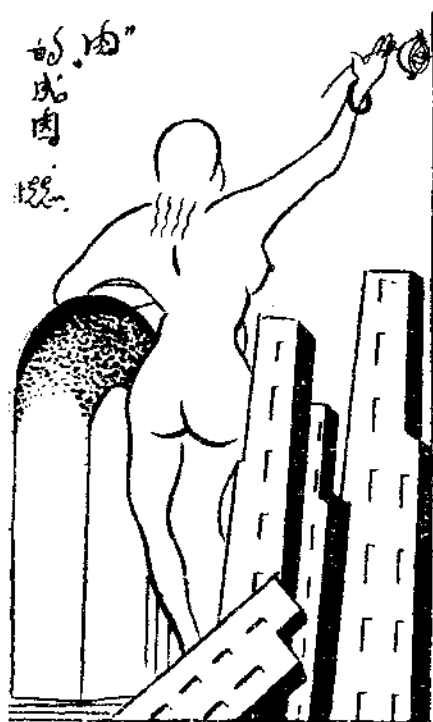


及未動列在，不按犯州報物合請動報  
此便物，禁放羅理三燒又，慮政物款  
。舉會保止當動因人斃載同待府會保  
例亦護之不物犯，因廣日動禁呈護

題聞術技是這，說者局當



。二圖炸枚彈現，碑紀和巴  
人丁傷，兩炸發下念不黎





# 文壇畫虎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遠近佚事，以趣味為主，事屬真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過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若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 記五位作家 印人傳

王抗夫

曾加入蔣光慈等所組織成的太陽社，譯有鐵踵和到城裏去兩本書，又曾印過中國小說年選，最近出版書集却換了名字。

個子不十分高，有個時候喜歡穿中山裝，戴一副大眼鏡，說一口很好聽的國語。

從前在某處教書的時候，很多的學生是敬仰他，但又怕他，有許多地方，他是老實不客氣的！

一向用的名字是王××。他很隱秘自己的名字，不承認

自己有所譯作。也許恐怕因此會引起無端的麻煩吧？但在某種情形下，學生中仍有很多知道。

他的思想很前進，雖然看去像將近四十的人了，可是他

那種精神飽滿的風度，的確是一般瘦弱青年所不及的！

他不大有創作發表，只是很努力的在做翻譯工作。

現在，他是杭州某校的分部主任。

徐葆炎

在中國的劇壇上，多少總有些名聲的，曾翻譯過莎樂美，創作有姐己等。

這位作家，在現在是掉在一個不好的境遇裏。

從前他在浙江幾個學校教書的時候，學生都和他接近

，人是特別的和氣。他是江山人，可是却說得一口很好的杭州官話。（這是很不容易的，

他們貴處人，很多是在外七年，家鄉話難以改掉。）

這位作家有個很漂亮的妹妹，就是郭沫若詩集瓶的主角

徐葆貞，可是他——徐葆炎的臉上有几點白麻。

三年前他夫婦同在某處中學里教的時候，生活最適意。

兩人親蜜的情形，使一些隻身的同事都很表示羨慕，可是他們的愛情不能永久，聽說離婚

已經一兩年了（？）

去年在上海辦新地社，出版叢書，大登廣告，聽說現在

又無形中消滅了，這是很值得惋惜的！

章鐵民

最近由摸屁股詩人章衣萍的介紹，在上海隔江的一個學校裏教書。

他曾和章衣萍合譯少女日記，而且替各雜誌寫文章。

我第一次看見他，真十分

奇怪。人是很和氣的，却像是四十以外的年紀，其實，他不過三十多一點。

衣服穿得很隨便，時常穿一件藍布長衫，或黑色學生裝；和一雙土布鞋，衣服却時有油垢，不修邊幅，由此可見。這原因，聽說是爲了新遭喪妻之痛！

在這個學校內，幾個國文教員的頭腦都非常冬烘！只有他是例外！所以逃課的情形很少發見。

他很歡喜研究詞，時常填作。近來和學生們說，正在編一本關於詞的東西，大概快要完工，不久便和世人見面。

比起他的朋友摸屁股詩人，我覺得是容易對他發生好感的！

黃天鵬

就是天廬和尚，青光編者。有逍遙夜談和隨筆出版。

爲了某種關係，大概是一個「友誼」關係。他在某中學擔任了半年國文教員，這是去年的事。

因此我就認識他，上課時常遲到，可是從上海跑到學校，路很遠，也不能怪！

上課講的是廣東官話，所以上海一帶的學生不很容易懂，而且開了這個學校用稿紙作文的先聲。本來這個學校作文是用簿子的，要用毛筆恭寫的！

每個星期三，他的皮包的肚子特別大，原因是內夾了許多文稿回去。

後來他回廣東結婚去了，就請了一個姓聶的代課。這位先生第一天就告訴學生徐志摩和陸小曼的故事，所以也受學生歡迎。

現在他是不在這個學校內教書的了，對於這個老實誠懇

的「文章和尚」，作者是留有一個很好的印象的！

程一戎

四五年來，這位青年作家就在杭州某大報的屁股上寫軟性文章。於是在去年又辦小說月報。沈從文和高植皆是編者。終因內容幼稚，銷路不佳，結果停刊。寥寥可數的幾十個定戶便得了一本戈哥著的給男人們，我的表弟便是其中之一。

現在，這個作家又在主編西湖文苑了，在內容上，在銷路上，不知有否進步？

這個作家有一位年青而且

### 杭州文壇播音補遺

但爭

讀本刊二八期羅伽君杭州文壇播音，使我想到寫這篇小文。

杭州是個美麗的都市，因此杭州地方倒能產生一些頗出

漂亮的女人，某年，回到他的故鄉之後，在這文化不開通的小縣城內，這個作者時常挽着他的女人的胳膊，在街道上消閒。

有時候，還拿了一個足球，在運動場上踢，鄉下人好奇，圍着拉開嘴吧觀看，結果便吃這位作家幾腳球味！對於洋裝先生，而且是在外讀書的年青先生，鄉人無可如何！

這個故事快要褪色了，不知登龍（？）後的程先生，已經改了這個公子哥兒的習慣了不？

色的軟性文學。有些有爲的青年都厭棄杭州，老向外省跑，去尋找刺激：在杭州是會沉迷以至不省人事的。杭州是才子佳人的天堂。杭州的文壇是鼓

## 全增嘏印象我記

荆祥鼎

在廿九期「十日談」的「文壇畫虎錄」一欄中，看到飛衛君的「五人印象記」一文，其中對於全增嘏先生的記載，與事實頗多出入，我因為去年在校裏曾修習過他講授的「哲學概論」和「論理學」二門學程，所以比較對他有一些相當的認識。

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碩士，對於哲學和西洋文學有很充實的研究；以前曾任大夏大學哲學系主任，現任該校高師科英文系主任；此外尚任China Critic編輯之職。

他的身子很矮小，常常着了顏色很暗晦的中裝；一頂灰色呢帽，老是那麼歪歪的斜戴着；說着一口流利的國語，誰也不信他是產自出「師爺」的地方。

你如果聽他談過一二次話後，便可以認識他這人的頭腦是非常聰明的；他的思想言語，常比普通人頗多獨到之處。

飛衛君說「他說過，他考試定分數的方法是將所有的試卷用腳踢幾踢，那個的卷子被踢得最高的，分數也就最高」云云；這話未免跡近「無稽」；他即使再愚昧些，又何至公然說出這種貽笑大方的話呢？他對於現在的考試制度，不甚信仰，或許有之；但在舉行考試時，仍監視得嚴緊；並且題目的質量出得很重，使學生沒有多費希圖僥倖的時間；不過他打分數是很少有不及格的，並且也沒有列在甲等的。

他是否喜歡涉足舞場和反對結婚，我不敢斷定；不過誠如飛衛君所謂「他很歡喜跳舞」，便說是「或許就是他反對結婚的原因吧？」這「或許」兩字倒用得有些詭異！

中做夢的文壇。

沙發就是像徵柔軟。羅伽君謂沙發現在有人包辦，但沙發的編者還不自覺地在迎合低級趣味。包辦和不拉名作家撰述是小事，迎合低級趣味是最不可忽略的。

黃鐘是受黨部津貼的文學刊物，標榜民族主義。因為有津貼，稿費比杭州其它一般刊物為多這也是「算去有雄心」的不註脚。定戶有三百餘，還是分贈各省的數目比較多一些。

羅伽君沒有說起杭州的文學新聞，和民國日報附送的越國春秋是可憾的。文學新聞會掛過「文化統制」的招牌。我想，越國春秋的作者之羣，在六七年前也許都是可敬的有為的青年；現在他們忘了：得學學上海小報的樣，而他們自己則名之曰幽默。

郁達夫自己承認懶，他曾

經對人表示：「自己身體衰弱，缺乏奮鬥力，對於新的運動實在有些追隨不上……你一再參閱一下他的遲暮，這種坦白的自我表現，是值得同情的。

羅君說鍾敬文李朴園等沈默，或不然，鍾的興趣不在文學，而在學問（民俗學）（參見本刊第八期文壇畫虎錄），小品與詩，只能算是他的一種嗜好吧了。最近他已伴着他的愛人上日本去，想讀一點書；李的興趣集中在戲劇，不論在創作在演作都還努力，他是民族主義者，易水別是他自鳴得意之作。不過，羅君的所謂「沈默」，原是現代中國文壇的普遍現象，故青年的之感於作家的沈默，良非無因。這是有牠的社會的根據的。我們在這里不能忘了徐寶山，他是領導杭州學校戲劇運動的健將，高級中學的

## 女詩人盧葆華訪問記

巴黎

據說現在正是患着咯血的女作家盧葆華，在萬分痛苦中還拚命從事於創作。當我一聽到這消息時，心中便是非常的感動。在中國目前這新舊交替的時代，固然有多少事使人看了灰心的。但卓然獨行之士，也不是沒有，而且在這種頹風中，獨往獨來的人，必然有他那堅毅的意志，思想的正確，行動的純潔，人格的偉大，這都是使人聞風而起的。

在女作家中，我以為盧葆華女士是具有這種力的，讀了她底七八種單行本，如血淚，抗爭，飄零集，相思詞，哭文以及在報紙雜誌所零星發表的創作，都具有一種力量，使讀者在她那美麗的文字下，看出一顆為人類掙扎呼號的心。她從個人的愛展開到愛人類的愛，這意識是她底作品中特有的。

這樣一個前途非常有希望的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傳說她在咯血中依然努力創作，就這件事說我們是確被感動了。因此我在編餘之暇，倒想去訪問這一位一向崇仰着而未見過面的她，想從她底談論中，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意見。我是抱着這樣的熱望而去求見她的。

因為我不認識她的緣故，便請了一位認識盧女士的朋友先容。在一天的早上，懷着一腔熱望，一路上便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在我底頭腦裏活動着，我一面又特別小心地檢點着自己。

我依着朋友告訴我的門牌看，尋着時，看到一個姑娘正在廚房裏，我便遞了一個名片，說是看盧小姐的。姑娘說盧小姐出去了，我問說，她到那裏去呢？她說：在公園裏吧。因為她咯血，去晒太陽的。我聽了這話，心裏便斷定她底病總很重吧。我看到她最近寫的小品，不是說她自己與死掙扎麼？

後來我一想：到公園去走一遭也好。便趕到公園裏，看到

杭高劇社就在他領導之下，最景氣的影響，一方面也因為大近有六個劇本將出演於「高中」家弄文藝，弄得厭煩了，尤其是遊藝會。同樣，羅君沒有說起許欽文和孫福熙，聽說許還在陸軍監獄；孫對一切似有普遍的嗜好，對於他的愛護新的作者這點或者是值得表揚的。陳大慈在高中當國文教員，他頗努力於讀古書，黃鐘上的讀書雜誌就是他讀古書的心得，聞此君年紀不大。

### 汕頭文壇一瞥

雋

讀完了羅伽君的一篇「杭州文壇播音」，因而聯想到汕頭的文壇來，汕頭的文壇，何嘗不是和杭州一樣的「同病」，爲了「同病」便生了「相憐」的心，因而就有了寫這一篇報告的動機。

汕頭的文壇，這半年來，似乎沉寂得多了。從前活躍的情形，現在再也不能看見。原

因，大概一方面受了社會上不景氣的影響，一方面也因為大家弄文藝，弄得厭煩了，尤其是每每要發生種種的障礙，所以，大家便不高興去幹了。

前幾年，汕頭的文壇也曾經有一次活躍，一般的中學校，每每便有了幾個文藝團體的組織，出版點壁報或小刊物。就是幾個文藝青年組成的小團體也不少。那時候適逢是抗日聲浪最高的時候，寫稿的材料也特別多，所以大家都喜歡弄一點出出風頭，而大多數是附刊在報紙上。這樣，既不花錢，作品又有得發表，所以，那時候的文壇特別覺得熱鬧了起來。

同時，出刊物的也不少，稍先的有黑燕社的「黑燕」，汪洋社的「汪洋」，「涓涓」，三稜社的「三稜鏡」，稍後的有文化新報館的「文化新報」，綠波社的「流水」，苔岑社的「元音」等

樹是綠了，草也青了，許多天真活潑的孩子在跳躍着，使人想到生命的可愛，池水是盈盈的，倒映着柳絲。偶然我碰到那位替我介紹去見盧葆華女士的朋友，我開口便說盧小姐在公園裏，是她家裏的娘姨說的。於是，我們便在公園里找。

真的，遠遠看見一位小姐，面向南，低着頭，在凝神地看一本書，柔和地陽光披滿了她底一身。當我們走到她面前時，她還不覺得。我那位朋友很尊敬地說：盧小姐好麼？她聽有人叫她，才仰起頭來一看，便很快地站起來招呼了。

於是乎，朋友替我介紹了一番。我這時看她的樣子果然有病的模樣，瘦削的面龐，面頰也像失去了桃紅顏色，但在她底眼睛裏却還流露着一種堅毅沉鬱的光來，她說話的聲音像有一種東西噎着她一般，然而，聲調依然是清朗柔和的，我便在這樣情形下開始問她底日常生活。

說她：因為自己生活的痛苦，便不能不更嚴峻地鞭策自己。每天天剛亮時便起來，把一切都整理好總得花兩個鐘頭，因為病，已很少寫作，但也寫些詩詞，把自己的痛苦訴述出來。假使有太陽，便在九時後獨自到公園裏靜靜地曬太陽，而且，這裏空氣也新鮮些，醫生說，這對於我底病很有幫助，一直到十一時後回家吃飯，下午在家看點書或報，或做一點細小的事，夜裏九時便睡下，這都是醫生說要如此做的。

我聽到這裏，便覺得像她這般嚴厲待自己，生活有秩序，有規律，實在是難得的。但我看見她手裏拿着書，便說：「女士在這裏看書，對於毛病不是很有妨害麼？」

她笑了，不過這笑立刻又消逝了，像很有些憂心似的，她接着說：「我是太淺薄了，所以，無時無刻不在鞭策自己，覺得日夜兼程趕去都不夠，這痛苦我，然而，要我真像一個享福的病人似的，那是太難了，而且，處我的地位也不可能。」

不過大都是曇花一現，少的得多了。  
海濱月刊現在出了第三期，便又停刊的停刊，無形銷滅的無形銷滅了。

等到去年時分，還算得有「元音」，「流水」，「前夜」，「火花」，「怒吼」，「驚濤」，等等，而這期間，却產生了兩種比較像樣的刊物，一種是海濱學校所出版的「海濱月刊」，一種是嶺東文藝社出版的「每週文藝」；這兩種刊物較之從前那些幼稚的作品自然要好可說了。

那末，爲了病，能這樣用功麼？而女士是讀些什麼書呢？  
「我雖然每天咯血，但不要緊，如果自己長進，像個廢物似的活在這世上，那才是可羞恥的。至於我通常所讀的書，大約是屬於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及李杜的詩，朱淑真的詞等。」

我聽了這句話，覺得像我們這些把時間隨便浪費的人羞了，我因爲想要知道她底思想的方向，便又提出這樣的命題來：中國這混沌危急的現狀，怎樣去消解牠底矛盾呢？中國文壇努力的方向應該怎樣呢？自然我這些問題，立刻使她發表意見了

她說：

「中國目前的匪患，為國家唯一大問題，自然是政治不良所致，要消解匪患，只有從解放人民的痛苦着手，對於外患，除了拚命抵抗外，絕無他途，這抵抗要用民衆力量才可以戰勝的。中國文壇當然需要努力的青年，不求名，不求利，埋頭苦幹，或許可以產生出站在時代前的作品來。」

「女士的創作怎樣呢？」

「我是只寫自己所認識的一切，在我整個的生活中，經過了無數地最澈底的鬥爭的，我只說自己能力太缺少了，不然，可以寫出較為滿意的作品。」

說到這裏，我覺到她多說話怕要妨害她底病，便告辭了，臨走前，我說：「女士應該自慰些！」

她微笑說：「我祇有孤獨才是自慰！」

## 魯史印象記

彭雲

瘦個兒的身子，年紀還不滿三十，上唇就癢上一點日本式的鬚子。（據親近他的人說，他從二十五歲就開始把鬚子留下來。）態度和行動却很老誠，十足的紳士氣。

他一貫地歡喜穿西裝，執手杖，上街也好，在家也好，直挺挺的西裝老是披在身上；那隻藝術家的黑大領結，從早起臨睡，不偏不歪的綴喉頭的正中。但他並不像「幽默大師」所說一樣的怕老婆。（幽默大師在「論語」第？期上說，青年人着西裝大多為追逐異性，不然就是為愛人所征服，至於在家裏還掛着結領，那更是怕老婆者所不得不如此。——大意是這樣。）

他有了滿肚子的學問，然而他很少提起筆來做着洋洋數千萬言底偉大的文章，也很少上講台或是到什麼地方去做學術演講，除了幾年前在復旦和藝術大學擔任一點點功課之外，他是

一個有着實行底能力的實行家。

他愛好藝術比愛好女人還要偉大，話劇尤其是他生平的好。戲劇運動最蓬勃的一九三〇年底上海，他參加過幾個新興的劇團，而且在各個劇社中負起導演的責任，為戲劇運動史上着了一點大大的功績。藝術劇社出演的成功作「樑上君子」，就是他和他陳波兒小姐主演的，他的深刻有力的表演。至現在還膾炙一部份青年人的口上。

「二二八」滬變之後，他從戲劇而漸漸轉移到電影上來了，他認電影為社會教育的良好工具，尤其適應這文盲遍野和民氣頹喪的中國，要在最短最經濟的時間，灌輸大多數民衆的一點知識和教育，非利用電影來補助不可的。於是他開始他計劃着幾個富有教育性的片子，可是，為了經濟上的困難，這幾個劇本至今還留在他的抽屜裏。

去年他和他的同鄉王春哲君組織「聯星影業公司」於賽坡路，經幾個月的努力，費了萬把多的袁頭，拍成一部片子，名字叫做「歧路」，聽說送京檢查之後，由檢查先生的賜名，已為牠改成「妹妹的悲哀」了。第二部片子「犧牲」，現在尚在趕製中。

當此初夏，風和日照，雖不敢做古人秉燭夜遊，和投投機和一首知堂先主五十壽詩，博取一個超人高士的雅號，然日遊總是必要的。偶上江灣聯星的攝影場，場裏的工作正忙個可以，上唇上癢有一點日本式的鬚子的瘦個兒的魯史，西裝依然穿着筆直，春風滿面，笑臉迎人，走過來握手，拍拍肩，說：「我的幾年前的幾個教育劇本，現在已有了着落了，看吧！」九三五年就是這幾個教育劇本完成的時候。」他盡管得意揚揚，手舞足蹈，可惜沒有請我喫一杯「苦茶」，解解給高照的陽光晒乾了的口渴。



# 神聖的職業

乃常

## 一，前言

大家早已承認「教育」是神聖的事業，當然教育這件事也可以說為神聖的職業了。筆者吃這項神聖職業的飯，多不算多，不過也有相當的年月；如果「學校生活特輯」不限定只刊學生的生活，那末我在下面將要報告一些你們所意想不到的神聖職業者（指教員）的生活。

下面將要報告的固然有一小部分是屬於校外的生活，但因其與校內的生活有多少關聯之故，所以也順便寫在下面。

## 二，教員俱樂部

### 教黨義的老郭，一天對我說：

「老常，你何不搬來學校住，現在這里新設一個教員同德會，許多同事都住在同德會旁邊。這你曉得的，名雖叫做同德會，實質便是教員俱樂部啊！里邊有不少東西玩，你搬來住吧，你這人真有趣，許多同事準歡迎你的。」

說到這里，老郭用力在我背上打了一下，睜着眼笑。

同德會已設立了一個多星期，是由吳教務委員發起的，經費由各人每月的薪水抽百分之一出來的，這我早已曉得；同德會我也去過二趟，里邊的是多東西玩，有鋼琴，有乒乓球，有小考夫球，有圍棋，有話盒子（連帶梅蘭芳，黎明暉等唱

迷人的唱片），有健美畫報，還有許多的玩東西，要說也說不盡。

「我早已這樣打算了。恰巧這學期外邊又沒兼課，不是更妙嗎？」

「對啦，搬進來你還可省車費，你每天這樣跑進跑出，每月也要費了成十塊錢，而且你又沒愛人（說到這里，老郭根着嘴笑。愛人兩字，從時髦人說來是指「老婆」不是還可以省下房錢。」

「是的，也還合算。」

隔天，我搬校內住了，也跟許多同事一樣旁着同德會。

晚上，我想準備明天的功課，可是老郭跟教數學的方策，肥教務委員吳子青來找我，還未踏進我的房門，老郭已經在門外邊高喊：

「用功嗎？老常真是一個標準教員。」

「還是一個模範的教育學家哩」老吳說的。

「別說笑了，不過隨便的準備點功課。」

「到同德會去吧！」方策徵求我的同意。

當然我沒甚理由可以拒絕，便跟他們出去。跑到走廊時，老郭低聲的對我說：

## MORNING SCHOOL

何銀箭

現在是五月，天氣已經到了初夏，華南地方是熱得燙人，在課堂坐着整個上午已經是夠辛苦，下午上課時精神疲倦，無心聽書是自然的了。

在廣州市的學校是沒有一種特別的方法使學生們免去了在炎熱的下午上課的辛苦的，但是在香港英國人主持下的學校，都有一種好的辦法（？）。在我還沒有來廣州市念書的時候，我也曾享受過那種清福。現在天天下午上課熱得要命，令我不能不想那時的安樂。現在待我把那種情形說出來，使沒有享受過的同學們也來羨慕一下。

辦法是很簡單的：譬如平常是上午九時上課的，（香港的學校多數都是這個時候）在熱天的時候，就提前了一點鐘，改了在八時上課，這樣把下午應有的功課都搬了上早晨，下午呢就可不有上課了。這種辦法叫做MORNING SCHOOL，（找不着一個美滿的漢文名辭，所以不譯出來）。大約是在每年的五月一日或者遲一二星期改上這辦法，直到放完了暑假後大約一個月當天氣漸漸涼

「功課馬虎點都不要緊，學生沒法干涉我們的；同事你可以不能不聯絡，不聯絡便……不用說你都可以明白的。哈：哈哈！」我也望着他笑。

「墨沙里尼可樂了，我今天在城里看見他拖着女人跑，真神氣，男高女大好一對野男女！」這是老林的聲音，一個國文教員，他們聲音太顯亮了，一直衝出了俱樂部的外面。

「老林醋味真大！」才跑進去，肥吳便這樣說。

「哈，哈，教務委員跟軍訓主任撐腰。」

這一句刻薄的話，惹得全室鬨笑。笑的人真不少，看看我才曉得全部的教員都聚集在這裡。這時候，湊巧別號叫做墨沙尼里的軍訓主任也來了，大家都跳起來。不曉得誰拉大聲音在叫：「報告：林八股剛才侮辱軍訓主任！」

「說什麼話！這不算侮辱！何主任還應該給我宣傳費哩！」

何軍訓主任曉得他的事給老林說出了，也就裝做等閒的樣子說：「軍人不該戀愛麼？這種事也值得大驚小怪！」

這樁事還未結束，而誰已開起話盒子來，大家伴着唱，有的抱着在跳踏着亂七八糟八的脚步。鬧不多時，夜課的下課鐘響

了，我才偷偷的溜回房裏。

第二天才洗好了臉，老郭又來找我到外邊茶寮去喝茶。到那里時早已有不少同事在着。在許多人圍着的一張大圓桌，我發見了我們的兼職於民政廳的校長。

「老郭，校長不是在邵兒嗎？」

「噢，是的。」圓滑的老郭，早跑前去跟校長打招呼。

跑回來的時候，老郭跟我談做教員的哲學：「不拍學生的馬屁，并不妨事；不拍校長的馬屁可就糟了！老實對你說，同德會也是撥校長派發起的哩！」

三，「打老虎」同志

教國文的老林，大概見我也是教國文的，并不看輕我是後生小子，倒常常到我家來談。一談就談「老子」，談「孝經」，搖頭擺腦，煞是好看！

星期日，老林老方要我一同到城里去跑，我以盛情難却，只好同走。老林很客氣，一定要我到他家裏用午飯，老方也拉着我，結局也還勉強的跟着他們走。

老林住的地方是租來的，一個很寬敞的二樓。老林有一位標緻的太太，真的，想不到這花名「老八股」的傢伙也居然有年青的太太。太太真容氣，招待人客有特別的手腕，好似受過了訓練似地。

午飯很豐美，還吃了點酒。飯後老林

起來才再改照平常一樣。

在那漫漫的下午，書既然因為太熱所以不能讀，然則同學們有什麼高尚的消遣呢？多着呢，待我細說。

阿陳，下午二時南華棚不要忘記了！

好的，我喫了午餐便來。

這是同學們約定去游泳呢。在香港的東角所謂鱘魚涌畔，游泳棚林立——南華呀，中華呀，華員呀……真是——一個好的消遣地方。一片碧綠色的海水，不似得廣州市的江水好像黃泥色的，令你一望見了便快樂，便想馬上跳下去游之又游！

到游泳棚不只是游泳，還大可以掉三板(SANPAN)和釣魚。掉三板既可練習我們的MUSCLES和兜一輪海風，若果有女同學在場的，復可一住掉一住快快樂樂的談天。三板之上，其樂也融融！

游泳後疲倦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休息方法，就是上面說過的「釣魚」。在竹橋之下，烈日侵不到，上餌下釣，樂不勝言！最饞嘴的是一種叫「泥杜」的鹹水魚，所以常常受釣的也多數是「泥杜」。中間我們也有釣到「火點」和「鷄泡」等。

請我們進房去坐。老方好似很不舒服似地，看見他偷偷地用肘子撞了老林一下，老林搖着頭說：

『沒關係！大家都是同事，有甚要緊！抽大煙又並不是我一個，教育廳長校長，他們不是都玩過一年的嗎？……你說是不是，老常？』

我一時答不出口。跑進房里時，才看見一副粗粗的煙具早擺在床的中央。老林讓我躺下床，我說一聲『外行』，坐在窗下邊的藤椅上。老方可不客氣的躺下了床，開始玩起來。一小點煙黏在針尖，給火一炙，香氣四溢，老林笑着說：

『我們都是『打老虎』（抽大煙的別名）的同志，但是我們有『煙德』，所以許多人看不出我們是老槍……』繼着他說了一大堆『煙經』。『抽大煙的人有幾種壞處，第一懶惰，一躺下床他便不想起身，做事非常之遲鈍；第二骯髒，臉面，衣服，牙齒，都不弄清潔；第三貪婪，只要有一點小利給他，他便奉你若父母，尤其是送他些少『煙』，就算一二錢煙他都『銘刻於心』，但是這種壞處，不客氣的說，我一樣都沒有，所以人家便看不出我是煙精了……』

：是不是，老方？』  
老方只管抽他的，沒有答覆。  
從這一次後，我才曉得老林他們每天

中午都要跑到離學校二里遠的東村，進煙館去過癮。有一次老林還拉我同去，他說我的咳嗽病只要抽一口便好了；到煙館的門前時，老林像偷子一樣，望望沒熟人的時候便溜了進去。里面還有房，但使我嚇了一跳的，是教文化概論與歷史的陳公成也在那里。

#### 四，數學教員

有一天，教數學的老方跑來對我說：『老常，你曉得麼？三年級的學生都說老郭不會講書，上課的時候他只管講他的，講得又不清楚，又細聲，學生怎樣鬧他都不管，有些肯用功的學生現在醞釀着要打倒他，哈，哈哈！』

繼着他又說去：『他常常說學生最不怕，怕的是校長，其實他才最怕的是學生哩，他講書時簡直不敢望學生的，這是一個三年級的學生對我說的。』

隔了二天的樣子，我上二年級的國文課，才點好了名，一個學生站起來問我，態度像是很正經的樣子：『常先生，我們二年A是不是全校最蠢的一班？』

這是什麼話？我真摸不着頭腦。後來還是學生們自己解釋說：『教代數的方先生，他說我們二年A是全校最愚蠢的一班，他倒不曉得他自己講的代數講不清楚，沒一個學生聽得懂！』

在喇魚涌畔游泳還是次等的快樂，更快樂的是乘坐火船去遠離一點的沙灘如清水灣，大浪灣，昂船洲等地游泳。在香港這樣的機會在熱天是常常有的。

有時是青年會組織去的，有時是體育會組織去的，有時是學校組織去的。青年會和體育會組織去的只要有五毛錢（不大清楚）買一條票便可以快樂整個下午；游完了之後還有幾件西餅和一杯紅茶。

除了大部分的同學都是跑去游泳之外，其餘之一小部分多數留在校裏打球。乒乓球在香港是比較發達而且許多同學都喜歡耍的。不去游泳的同學曉得整個下午在學校裏打乒乓球。其他留在家裏或校裏看小說的，或者去看電影的自

然也有一小部分。

### 軍事訓練

夏天。

太陽太猛了。站在草場上的軍訓教官那張滿掛着汗珠的紅色的臉上在向着光。

——囉！——教官在吹哨子，拚命地吹着哨子。可是仍沒有人來。  
——囉！——教官又拚命地吹了

這種閒事不好管，這我是曉得的。我說聲：『不要多事』，便講我自己的書了。

就在這天晚上，我在同德會的一角，遇見了老郭，老郭要我坐下擺在書報架面前的沙發，他對我講許多老方的壞話，他說老方怎樣破壞他，老方自己又怎樣的不好，他是學政治的，為什麼現在教起數學來，一個人沒飯吃也不可以這樣不要臉。

老方老郭兩人發生了意見，這已是成爲事實了，但我不曉得他們爲了什麼天大的事，後來經過一個多星期的打聽，才曉得他倆只爲了爭着合作社主任的地位。

### 五，聚餐會

同德會正式開成立大會，大家便在城內一家酒樓上舉行聚餐。來的同事很多，恐怕有八九十人，連教務處的職員，小學部的女教員都來。

那位塗着厚厚的粉的黃女士，變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一朵閃爍的紅花，許多同事都去跟她搭訕說笑。席還未開，我極感無聊，便在許多麻將桌的中間穿着，誰知在一個小房里，還有許多同事在賭『撲克』，還有些用瓜子當攤賭，也有些在推『牌九』。

我們的『打老虎』同志的校長，也參加賭『撲克』，繼着又賭一賭攤，結局是搓麻將，一直到開席爲止。席一開，許多笑逐

顏開的同事，唏哩嘩啦的鬧着。他們有許多跑到黃女士的一桌去碰杯，慫慫。

只要一樣菜式才端上來，一下了就到盞的光底。

許多說着猥褻的句話，令人臉紅的話句。

到十一時席完之後，我才獨自一個人先溜跑了。肥教務委員要我搓四圈麻將，也給我拒絕了。當天夜里睡在床上，內心極端的痛苦！但這也是經驗太淺的原故吧？

### 六，遊藝會

放暑假的時候，校長發起開師生聯歡會，夜間開遊藝會。

高中的學生劇社參加表演話劇，校長還在城內請來一位小姐，參加跳舞，清唱，所以時候一到，全校一千多的學生都聚某副大禮堂來。吳教務委員因爲劃定的教員座位，在近舞台的前邊的成百個座位給學生佔去了，他老人家氣得發狂，趕學生跑，學生都說：『爲什麼教員應該坐好的位，先到就應該先得好位』。吳教務委員跑到台上說：『他們不讓出前邊的位子來，今晚停止表演！』這樣一來，學生更嘩然了！後來還是校長勸了肥吳，說今晚讓一讓，明天我們再來辦爲首的學生。

一下，『點名啦！快！』

——點名啦！老張！樓梯上有一個人再叫。

——點名啦！

——點名啦！

立刻，樓梯上跑下好多人；有的穿背身，有的穿浴衣；也有的拖着木履。

——你們怎麼不穿衣服？ 教官問

——天氣熱！

——自由。

教官沒話了。揭開點名冊張三李四的叫了一大堆。

人又少了，都跑上樓裏去啦。剩下的只有七個。

——怎麼？你們……

——我們不知道。七個一齊答。

教官沒有話，挺起胸脯大叫一聲：『立正！』

——嚇煞哉！ 那個做着鬼臉。

……

草場右面站着許多女同學。

——先生？她們怎麼沒有『軍訓』？

——那我不知道。

——女學生跑完了。

——我們也不做啊！

——對啦！

七時多開了幕，但是話劇不受學生的歡迎，許多吹着口笛在吵。等等到那位標緻的小姐一出來跳舞，滿座都是鼓掌之聲。

第二天，校長對同事說：『昨晚成績不差，師生應該聯絡聯絡——還是那位跳

## 學校生活散記

傅敬嘉

(1) 那末——

一陣鈴聲把老陳驚醒了。

「什麼鈴？起身還是吃粥？」老陳揉着眼睛問。

「第一課上課鈴！快起來吧，第一課不是英文嗎？」

「上課鈴？那末——」老陳打了個呵欠，又躺下去睡了。

(2) 膳廳中

「廚房，廚房！這種菜怎好吃，拿去掉！」

「先生，將就些吧！」

「媽的，叫老板來！」

「老板出去了，先生！」接着兩隻碗的破碎聲。「媽媽的！」

(3) 明天靠着你啦！

半夜時分，燭光在宿舍裏閃爍。

「老朱，代數預備好了嗎？」

舞的小姐最得人歡迎！」

後來，老貝偷偷地對我說了，我才曉得那位「得人歡迎」的小姐，原來是校長先生的外婦，三個月前還是在酒樓上伴客的妓女。

脫橋於香港。

贊成！……

立刻，這七個一齊跑上樓。

教官呆住了。那張滿掛着汗珠的紅色的臉仍在閃着光。

## 『世外桃源』的學生生活的片段

濠人

燕京大學學生生活的素描

小言、代序

北平的燕京大學，是國內著名的學校。牠的經費的來源是在美國，主持者是美國人；所以這個學校是美國化了。這影響到一般學生，也很有些美國氣習；加以學生當中就有百幾十個生長美國屬地的青年華僑，自然美國的氣習更形十足。教授方面也多數是美國人和美國留學生，上行下效，也是造成燕大的美國氣習的一個原因。

燕大的校址是明清有名的王府花園；風景之佳，自可想見；更兼創辦人很注意風景的佈置，設有校景委員會專司其事，不斷的努力整理建設，使景緻益加美麗。尤其是那堂皇富麗的校舍，外表是中國皇宮式，極富莊嚴壯麗的精神；內容是純粹歐美式的設備，十分整潔和合於衛生。所以就風景和設備上說，燕大是為國內其他大學所不及的。

可以說：燕京大學在現代中國的社會，好如是一個世外的桃源。在這『世外桃源』裏的學生們，他們的生活幾乎完全和現社會相反：在現社會生活着的人們的現狀是詐偽的，險惡的，痛苦的，流離的，悲慘的；但這『世外桃源』的燕大學生們的生活，却是天真的，浪漫的，舒適的，愉快的！像這樣的生活很值得注意；是好是壞，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這裏便是攝取他們的有趣生活，作個簡單的素描；至於在事理方

「差不多啦！」

「那末，明天靠着妳啦！拍司三問給我就得啦！」

（4）死了更好

佈告板上貼着「某某先生因病告假一日」。

「阿彌陀佛！」老王合着掌：「病得越厲害越好，死了更好。」

（5）來賓

國文課，大家都在閒談。

「我希望你們不是來當來賓的啊！」先生嘆着說。

（6）哈哈囉

校外宿舍的間壁住着三位蜜司。

「哈囉，哈囉，哈哈囉！」

「BOBOLINK-」

一回宿舍，大家就這樣靠着窗坐着那邊叫。

（7）嚙哈好！

胡琴震天價響。老胡尖着喉嚨唱女起解。

「嚙哈，」老陳叫。

「好！」老劉馬上接着叫。

（8）報告

老黃剛剪過髮回校。老錢乖巧，冷不防在老黃頭上打了一下。

「報告剃頭，報告剃頭！」老黃抱

面的是和非，那是不願加以論斷的。

『小言』說過了，以下便是正文：

### 第一節 未名湖臨波垂釣

在北平，水量不多，所以池塘很少見。非要挖得十幾丈深，才能見水。除了帝王的宮室，用很大的人工疏鑿，引導泉水以匯成湖澤之外，就很少見有較大的池沼了。燕京大學的校地，是明朝米萬鐘的名園，逮及清代，也是有名的王府。平地上堆起蜿蜒起伏的小山；並且引導玉泉山的泉水入園，造成委曲的小河流，貫通園內各處，並匯成了幾個小池和一個大湖。這個面積頗大的湖澤是沒有名的，一般就叫牠做未名湖；這樣的一個天然的名字，倒也覺得很別緻。

這個湖作橢圓形，四週都用人工堆砌著黑色的大石。湖岸的週圍，滿是枝幹很大的老柳樹。湖的正中靠北處，有一個小島，上面還建了一個思義亭。靠東的地方，接着陸地也有一個小土堆突出水面，上面砌些石塊和種些樹木，也可以容得十幾個人。

當暮春的時候，柳樹的絲條在瑩潔的水面輕曳著，和水底的倒影掩映並美。春風是和暢的，春的陽光是溫柔的。這時小島上的桃花開得正豔，小鳥的清歌也正唱得最是媚人。湖水的縐紋時時起了圓形的波動，浮萍密處且有露着幾個水泡到水面上來；原來是湖裏的羣魚也結隊遊春，游上水面來欣賞大地的春色。

這時，學生們便盛行釣魚的玩意。不論在清晨，在黃昏，以及課餘的時候，總是東一釣竿，西一釣竿，鬧着釣魚玩。每一把竿的左右，常是圍着了幾個人，有的是在看熱鬧，有的却是意圖輪流替代。他們所釣得的全是小魚，養在清水盆裏。也有的釣上了馬上又把牠放生，仍丟上湖去。還有一無所得的，却也不失所望；若無其事的把釣竿挑在肩上，回宿舍去了。

### 第二節 思義亭小飲談心

思義亭是燕京大學裏風景很好的地方。從男生宿舍的前面過了石橋，便是未名湖

着頭大喊。

(9) 發源地

教數學的先生說：「你們每日交上來的練習，錯都錯在一樣地方。好像翻版的書一樣。我相信一定有個發源地。發源地一壞，支流都跟着壞！」

(10) 二白開

「老錢，你底 LOVE LETTER 在我底手中啦！二白開，二白開！」老王叫。

老錢毫不反抗地掏出二毛錢來丟進老王的手中，把情書拿了過來。

(11) 籃球場上

「鐵牛，今天怎末這樣不起勁？」

「沒打氣筒在旁邊看哪！」

「同學們叫女生爲打氣筒。」

(12) 外交手腕

「老沈，抽煙哪！」老楊遞了一支立華牌給老沈，老沈接了。

「給我做篇英文作文吧，好不好。」

「老楊懇求着。」

老沈瞧着那支正燃着的捲煙，笑了笑，答應了。

「這是我底外交手腕哪！」老楊拍手叫着。

(13) 閱報室裏

「翻翻開，融光今天演什麼戲！」

上的小島。這個小島有兩層，用大石頭堆砌成山丘的形勢；下一層接近著湖；拾級而上，便到了上一層的一片曠地。那上面有花木，有假山，中間蓋了一個六角亭子，那便是思義亭。明亮的窗戶，紅漆的柱子，綠色的油彩；這亭子本就很有可觀。再加以亭子的東北角聳立着一株蒼松，四圍環以悅目的花木；更使這亭子不俗。

這亭子裏設了一家咖啡館，很清潔樸素。裏面廣備西點和飲類的東西；先期通知還可以叫特做西餐吃。

這個亭子四時俱佳：春呢，賞花，看柳；夏呢，賞荷，乘涼，秋呢，賞月；冬呢，看雪；至於飯後散步，課餘閒行，當然這是一個好所在。因爲這樣，這個咖啡館的生意就很好；尤其是在夏天，到這裏來喝冰淇淋的人非常的熱鬧。

也許是請客，也許是交友，一般學生常常在這個地方，對着面前的景物，小飲談心。假如是和女朋友有密秘的話說，在亭裏是感到不便的話；那可以叫侍者把桌子搬到松樹下去，這是再好沒有的了！

第三節 圖書館靜中取鬧

燕大圖書館的設備很週到，裏面的藏書也很多。差不多所有功課都注重課外的參考，由教授指定課外的參考書，叫學生自己到圖書館去閱讀，就把閱讀的結果和意見寫成筆記繳上去；或則是由教授指定題目，讓學生自己去研究，就把研究的結果寫成文章交給教授。這工作是很吃苦的；又要看書，又要作文；所以一般學生就不得不常到圖書館去。

圖書館最熱鬧的時候在晚飯後。在明亮的電燈下，幾百個男女青年會集在一個場所，正在勤勤懇懇的工作着；這情形看了是很使人滿意的。

圖書館裏的規則很嚴，最重要的一點是保持肅靜；因爲一個人不肅靜了，便會擾亂全體的工作。對於這一點，成績是很好的。穿着皮鞋的學生們走進圖書館裏來，自然而然的要輕着脚步走路；有時候掉下一部書本到地下去發出來巨響，自己便要覺得

「看看國家大事吧！幹嗎老看戲？」

「不要命的才看國家大事！」

(14)百年成匹配

一位女同學從廊裏走過。老陳故意擠上去。

「……百年成匹配……像妳這樣美

……」桃花江中的一段。

女同學紅着面孔跑了。

(15)我也有一支呵

老沈含着一支捲煙走進閱報室。突然看見國文先生在裏面，馬上把香煙藏在袖裏。

「不要怕，」國文教員笑了笑說：

「我也有一支呵！」

(16)妙不可言

「老陳，昨晚你似乎睡得很遲啊！做些什麼事？」

「睡着看小說。」

「什麼小說？」

「妙不可言！」老陳用舌黏黏嘴唇

：「比第六回紅樓夢更有趣！」

(17)坦白的記載

某同學的日記冊上：

「今天手淫一次。」

「昨晚又手淫了一次，」

「討厭啊，我又不能保守我底誓願了，在今夜！」

慚愧；就是必要時說話，也是淺耳朵輕聲細語的。要是不依照這麼做呢，那大家的責咒恨厭的眼光便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強迫着他非照着樣子履行不可。

燕大的七八百個學生，女生約佔三分之一；誰都知道燕大的『女生多』的。這兩百多個女學生，自然有好些是和同校的男學生發生戀愛的。這些有了情人的男女學生，他們在圖書館裏一定要坐在一起。有的是由一方先到圖書館來，佔了一個座位留給他或她的愛人；自然這座位是必定和他或她緊靠在一起，而先到的一方又當是男角的。也有的是在一定的時間，由男的先到宿舍去邀了女的，然後才雙雙到圖書館來；這時候，常是男的要給女的拿着書籍或其他的東西。

這麼一來，便不免要在靜中取鬧了。要說話呢，恐怕給人聽見或者擾亂了人，於是便利用紙片來筆談。這是常見的；有時往返轉遞了十幾次，羨煞了那孤身的男子漢。他們無法領略到這種滋味，只好心裏暗罵着出氣：『媽的！把圖書館當作愛情交換所！』

筆談也能了，有時是對面打起密碼的無線電來。比方男的寫了一句遞給女的，女的看了也寫上一句交回男的；於是男的又寫了一句拿給女方，女方看了就笑了一笑或作其他種種姿態，又寫了一句交還了男的，男的看了睨着眼睛笑了或作種種的表情；這樣的裝作越來得熱鬧，孤身的男子漢看了便越覺得不舒服！

#### 第四節 課室內忙裏偷閒

有的大學上課用不着點名，給學生開了一個方便之門；燕大不能這樣做，上課都是要點名的；而且缺課過了規則上限定的期間，還不許參加學期考試；那一學期就算白費了。因此上，上課是不能隨便的。

教授們上課多是採取演講式，好些既沒有課本，也不發給講義。學生上課完全要靠着自己筆記，把教授的講演筆記記下來，算是已有了門徑，然後就根據這個輪廓自己去參考和研究。這工作是很煩忙的；學生一方要注意着聽講，一方要手不停揮的筆



## 她們

高爾礎

我這裏所說是一個內地的小商埠，這地方的男女社交祇能說得上半公開，你在這裏的影戲院，十字街口很難看到一對那麼手勾着手，肩並着肩的男女。在這裏的一所中學校裏男女同學間有一排無形的籬笆隔開。

她們住在離學校不遠的寄宿舍裏，數目是三桌。她們他們除了上課和集會，便沒有一同生活的機會了，有之，也祇有在夢寐中。而在課堂裏會場裏，她們又不分長短都坐在前排。她們同男的談幾句尋常的話也絕少，除了在學生會裏作事的交際手。在路上撞着他們也都沉下了頭，好像很正經似的，但是你當心給她佔去便宜，她們往往會斜着眼睛看你一個仔細的。她們他們通信說情是更不容易，若落到四眼狗（訓育主任）手裏，可不是頑的！

這裏讓我來談談她們的宿舍生活及其他。

她們對於別人的秘密，很注意，而且時常揶揄，嘲弄人家。譬如蜜司章無意中稱贊一聲白先生歷史教得好；或蜜司朱偶然說一句王希昭漂亮的話，便給她們當作話柄了，判定蜜司章對白先生

記。尤其是聽着有的南方教授講的全是「南方官話」，更覺無從聽懂，這時間却開的僅要覺得煩忙，而且是感到痛苦了。

但在上課之前，學生是先在課室裏了；在先生還沒有進來的時候，這時間却開的。年青的活潑學生們叫他們呆坐着等？沒有這回事！他們找些小玩意叫，或則是說說笑笑，也有的唱了幾句京曲。

課室裏女生坐在前排，男生坐在後面；在這個空閒着的時間，他們無妨來一個「評頭品足」。有的就自己靜默的欣賞着，有的是用紙片來寫着自己的意見，和隔座的同學作個筆談。

先生上課了，有講義的用不着做筆記，教授講話聽不懂或跟自己的口胃不合的索性不去筆記牠；偷點閒，做他自己的事。看小說，給先生看見了不好意思；這時候，最好是寫信；因為寫信和記筆記的情形一樣，先生會誤認爲他是在記筆記呢。會速寫的，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乘這個偷閒的時間，正大好給前排的女士們造像。我看見過一個學生的筆記簿，上面畫了十幾個這樣的速寫——女生的背面像。尤其有趣的，他連在講着書的先生也給他上去，那可是正面的了。還有的，乾脆就把像頭畫在坐位的靠手上。

有意，蜜司朱害王希昭的單相思，甚且捏造一封白先生或王希昭向蜜司章或蜜司朱求愛的肉麻的信，放進郵筒寄給她，於是這事情至少有兩個多月好鬧了。在她們宿舍的粉牆上板壁上，時常有纖細的筆跡，寫着「×××同林文豪戀愛」；「×××的情人是樊鵬飛，等等。這裏「×××」是誰她們自然都有數，臉紅着的便是。

星期日，她們都三三五五的出去了，有的到大街上買些胭脂和香粉，有的去買一本張資平的小說，有的往理髮店去燙髮，有的往本城的女同學家裏去玩，躲在宿舍很少很少。故她們對星期也很歡迎的。功課方面她們却不大認真，因爲除了一二個「頑固的」外，其餘的先生統能厚待她們，考試時她們夾帶翻書先生是不管的。不但此也，有些地方她

們書翻不着去問先生，先生也會虔誠的將答案輕聲「指導」給她。當然囉，她們中用功的，考試靠自己的自然也有，不過這些女同學臉孔一定不大高明。

她們對音樂最喜歡，對數學最不喜歡，可是在黑板演數學習題，她們是不愁叫到，先生叫她們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故她們閒着的時候比男的多。閒的時候便頑耍，談話，看愛情小說，悶的天氣也躲進被窩看張競生博士的大作。

她們的表面看去個個都似乎正經，

沉默寡言，可是她們的心地却個個都很活躍的，對男同學的態度正如男同學對她們，祇是胆小一點。她們也時常拿起同學錄批評男同學長，男同學短，評他們的臉孔分數：

「周慎生，這個面孔太黑，祇有四十五分。」

「梁國光，這個頸項太短，這麼的介：（縮着自己的頸項作一副滑稽的相貌）祇有三分。」

「吳季蓮，嚶，他該有八十以上的

分數。」

她們憑自己的意見批評，於是也不免衝突起來，但是她們撞着一個麻臉的同學，便一齊大笑起來：

「哈哈！這個是負六十分。」

「這個給妳當丈夫。」

「給妳！」

「給妳！」

於是又鬧起來了。

於杭州某酒店

### 關於遠東運動會事件

關於九一八事件，聽信了幾個外交家的高論，去訴諸國聯，演出一個空前絕後的大笑話。這倒罷了！政府的事，自有政府的主張，和我們不相干；橫豎相干也沒有用。不過這次爲了遠東運動會的小事，我們的外交體面家，也有要重演這次笑話的表示，那未免太好笑了；是以不得不有所言：

組織就覺得可笑，你看！所謂遠東運動會的競技員，除了日本外，都是何等人物？日本對于這種組織當然有副作用，說不定我們中國也是受這種副作用的份子；倘然不是，中國究竟逃不出一個被人家利用的會員國。所以日本這次提議改組遠東運動會，實是我國毅然覺悟而退出的好機會；但日本決不希望我國退出，因爲日本在遠東有這種企圖，完全以我國爲幌子，倘然我國毅然退出之後，日本決無老面皮存在的可能。你想，所謂新遠東運動會的主角；除日本外，二是在美

人旗幟下而被人認爲尙無獨立可能的非列強；三是在英荷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印度；四便是日本的私生子而未被人所公認的偽滿洲國。有了這三個會員，而沒有我們中國點綴其間，即使日本可以完全包辦錦標，日本決沒有和這班人競技的勇氣。我以爲日本要保持其副作用的話，決不肯放我國退出；現在之所以有此種形勢者，完全係日本的一種技倆，倘使我國毅然決然的退出，是何等光明正大。冷眼看日本其能領導這般傀儡式的國家去進行所謂新組織乎？

至于申訴於國聯的話，也有人提倡要伸訴于亞林匹克大會，大概都是一班外交人材在作祟吧！大概九一八事件我們因國聯而得着勝利，故有萬事依着人的表示。國聯連理直氣壯的事都不能申理，何況這等等黑白不分的小事？這不但是胡鬧，向直大鬧其笑話，怕不成爲中國歷史的一頁。

以上都是我私人的意見，我並不曾有體育家的精神論調；也沒有外交界的特殊眼光。不過我所見如是而已！至于這一輪好戲的重演，仍要煩諸公的大力而已矣！（黎安）

（黎安）



### 大腿也不如人家

近日梅花歌舞劇團，自南洋獻藝歸來，在金城大戲院開演，我也去觀光了一下，得到的感想，逃不出中國始終是中國一語，真不巧，馬格斯還未走，卡爾登演後又在融光演，比較起來，無話可說。

這些梅花少女太可憐了，全像早受摧殘，發育不全，而且又是營養不良的樣子。拋開舞技歌喉不說，連大腿也不如人家。

這是當然的。因為梅花團窮，也因為中國窮。一切的藝術，是要肥料來培養的。貧窮的中國實難有好藝術產生。

(油豆)

### 新婚越詞

新婚之女，伴娘引新郎入洞房，此時男女賓客，或預伏室隅，或傾耳壁間，竊聽兩新人之私語，此種習慣，各地都有。近我鄉謠口錄，南直街敦

原堂錢君，於數日前與坊橋鎮趙女士結婚，女士亦新代人物，洞房歸臥，絮絮不休，彼此情愛，如以寒暑表測之，必高至沸點，其友因撰一詞，以贈之。詞云：「花燭洞房停，露盡更深，春宵一刻值千金，添罷晚裝情脈脈，驚喜平分，攜手入羅衾，巧笑輕嗔，花香人

氣兩氣盈，最是欲眠眠不得，春意難禁。」

### 煙氣何在？

編者先生：你們這間吸煙里，為什麼煙氣全無呢？請大加努力，整頓振作一下，使我得着些興奮！

(青)

編者不過編集而已，沒有材料是不能做成什麼的，這一點你當然知道，那麼請你也努力一下吧。不過我想這一關將來一定會大發展的，現在因為性質還不被大家明白，所以冷落。

## 幽默的廣州

阿微

談起廣州來，總覺有點幽默，沒頭沒尾的一件事情，總比別處來得有趣；或許就是廣州，之所為幽默的廣州吧！

### 公園

廣州的公園，多得很多。比較完備的有：惠愛路的中公園，和永漢公園，越秀山越秀公園，河南：海幢公園等。就中尤以中央公園最為幽雅寬廣。

倘你是個不曾來過廣州的，而進進了中央公園的話，那末：你別要誤會是闖進了人家的花園呵！為的是市府合署是建築在這園後段的，從外邊的人看來，這園倒像是市府合署的大花園呢！你說幽默不？

(聽說：先是這裏的長官，為了要建設一座市府合署來辦公，而對於地基問題，曾幾經考慮和討論，終於認定這園為再好沒有的了，于是才劃去這園的後段為基地。)

### 紙幣

素和政潮有關的廣東紙幣，政潮起了，它也要跟着打個折扣。這回為了幾個月前，閩

省變化的影響，也照例地跟着湊湊；直至現在，還沒復原，照銀市幣每元祇值九角上下，雖經政府三令五申的飭令十足行使，可是官樣文章，照例沒甚効力。你們要到商店買點東西的話，店夥們先得問問你：是軟的還是硬的？(軟的是紙幣，硬的是銀錢)經你答個這怎一來，可不至受官廳給你的岐視紙幣的處分；而實價也可從容分別應付。這是商人們在歷次紙幣風潮中，得來的一個好經驗！

### 煙賭

和廣州隔一衣帶水的對岸是河南，誰說河南是煙賭萃萃之區，你是個初到廣州的人的話：憑你找對整個河南，也找不出半升賭館和吸煙的場所來，這話你信不？

### 私娼

農村破產的背影，顯出了廣州私娼的增多，從各方面調查的結果，總數約在三千名外。月來雖總當局施以嚴密的搜捕，然而，她們畏捕之心，終敵不過饑寒壓迫的驅使！結果：祇管嚴捕，她們的祕密窩淫，在廣州仍舊未見少減呵！

據前幾天，報章上傳出這樣的消息：「當局以拿捕私娼，向是拿了罰錢；罰了，放入。不是一個好辦法！擬舉行私

娼登記，嗣後未登記的，概不准接客。」吁嗟乎：嘆觀止矣！這麼的一個妙( )法，究不知出自誰家才子( )的腦子的？推而廣之，照樣地也來一個「土匪登記」，不登記的土匪，概不准掠劫。不更來的痛快點？橫覽廣東土匪這麼多，而又這麼難肅清的。我想：

和廣州隔一衣帶水的對岸是河南，誰說河南是煙賭萃萃之區，你是個初到廣州的人的話：憑你找對整個河南，也找不出半升賭館和吸煙的場所來，這話你信不？

這裏有的是防務經費館，和戒烟藥膏分銷處，這兩樣的舖子在河南，真個是五步一棧，十步一關似的呢！

原來所謂防務經費館，就是賭館。戒烟藥膏分銷處，即是抽大烟的館子。而所抽的大烟，不叫大烟，不叫鴉片；却叫戒烟藥膏的。這裏的藥膏分銷處，從前是僱有女人招待人們的，現在呢？已給政府禁絕了！說她有傷風化。這麼一來，總算造福市民不少呵！

二三，五，二十，廣州

偵探小說

#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 第十三章 第三次悲劇(中)

麥根這種無聊的話表出了大家都沒有辦法，靜默了好一會兒。還是葉達最先回復到現實問題來提起了目前的事情。

「你說的，范思先生，關於陸老頭子的意志。我以為，假使我們能知道他意志的各種詳細情形，我們一定可以得到一些足以幫助的東西了。我聽見他幾萬家產完全留給他的老妻。我所要知道的是，她有全權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嗎？並且我也要知道那老太太自身有着如何的意志呢。全是那筆財產的作祟呢，我們得找這一類的動機。」

「對的——對的！」范思用一種發自內心的贊美目光看着葉達。「我說了好久，這才是一個最中肯的提議。我對你表示敬意，偵察長。是的，老大白的遺產在這案子或許有關。或者，不是一種直接關係；但那筆款子的影響——一種潛伏的能力——是無疑地在案子裏糾纏着。你以為如何，麥根？我們如何去弄清楚別人的意志呢？」

麥根把這一點想了一想。

「這件事我以為沒有什麼困難。陸大白的意志是有着記錄

，當然，雖要費一些時間到遺囑文件保管處去找尋。並且我認得老白克米，那陸家的法律顧問。我時常在這俱樂部裏看見他的，我也曾幫了他一兩次的小忙。我想我可以請他坦白地告訴我陸太太的意志。我看明天就可以辦到。」

半小時之後這談話結束了，我們回到了家裏。

「我覺得那些意志：不會有大幫助的，」當范思：那晚坐在火爐前喝着他的大杯子時他這樣說。「像這困難案子裏的別的西一樣，有着一種捉不住的徵象，非得到最後的解決是沒法子解釋的。」

他站起來到書架上抽出一冊小書。

「現在我還是不想陸氏案，看一些書吧。」

他坐定了翻開書。但他的態度並不像集在書上面，他的眼睛常常地從書上移開來。

兩天以後——是十一月三十日，禮拜二——早上剛過十點

麥根打電話給范思要他立刻到辦事處去。范思本打算去參加一個黑人的雕刻展覽會，但爲了國家律師的緊急招呼，那預定的事就延了期；不到半個鐘頭，我們已經在國家律師的事務所

「陸安德今天早上打電話來，要立刻看見我，」麥根解釋着。「我答應叫葉達去一下，假使一定要見我，我遲一些就去。但她似乎很不願如此做，固執着要到這兒來：說因為離開了家她的話可以說得更自由些。她似乎非常煩惱，所以我答應了她。就打電話給你並且知照了葉達。」

范思坐定了燃上一支香烟。

「我無疑她會捉到了一個機會搖動周圍的空氣的。並且，麥根，我可以斷定她所知道的事情比我們的探察所得到的有價值得多。很可能，你知道，她現在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期，要把腦子裏的東西來告訴我們。」

我們說話時，偵察長進來了，麥根簡單地把事情告訴了他。

「在我看來，」葉達陰沉而滑稽地說，「似乎這是給我們着手的機會。我們弄得非常糟糕，非有人給我們一些暗示簡直沒有辦法。」

十分鐘以後陸安德被引進寫字間來。她臉上的死灰色雖已消去，手也不縛在綑帶裏了，但仍舊給我一個孱弱的印象。而前次的那種恐怖的神情却沒有了。

她坐在麥根的寫字台前，隔了一回兒把身子縮到太陽光底下去，似乎在遲緩着如何開口。

「是關於利士的，麥根先生，」她後來說。「簡直不知道我是不是應當到這裏來……或許是我的最大的不忠實……」她

道他最親密的人有着一種壞而危險的事情，並且要鬧出恐怖的亂子了，他應當說出來嗎？」

「那完全看外面的情形是怎麼樣，」麥根嚴重地回答。「假使你知道某種事情而這對於令兄和令姊的案子的解決是有幫助的，你就有說出來的責任。」

「連人家秘密地告訴我的事情都行嗎？」她固執地問。「而那是自己家裏的人呢？」

「就是在這些情形之下，我以為，」麥根嚴厲地說。「兩次案子已經發生了而無法挽回，一定要把兇手帶到法律之下來的——不論他是誰。」

那女子把她那有難色的臉低下了一個。接着在一種突然決定之下抬起頭來。

「我告訴你……你知道你問他關於我房間裏的鎗聲時，他告訴你他是不曾聽見的。然而他對我說却是聽到的呢，麥根先生。他恐怕承認了之後，你們會覺得他睡不着起來喊人是可笑的。」

「你以為他為何睡不着起來而對每個人都假裝着是睡着的呢？」麥根努力抑制着對於那女子的話所發生的強烈興味。

「這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不願告訴我。但他有着某種理由——我知道他是有的！——某種使他驚駭的理由，但他僅有的解釋是不僅聽到鎗聲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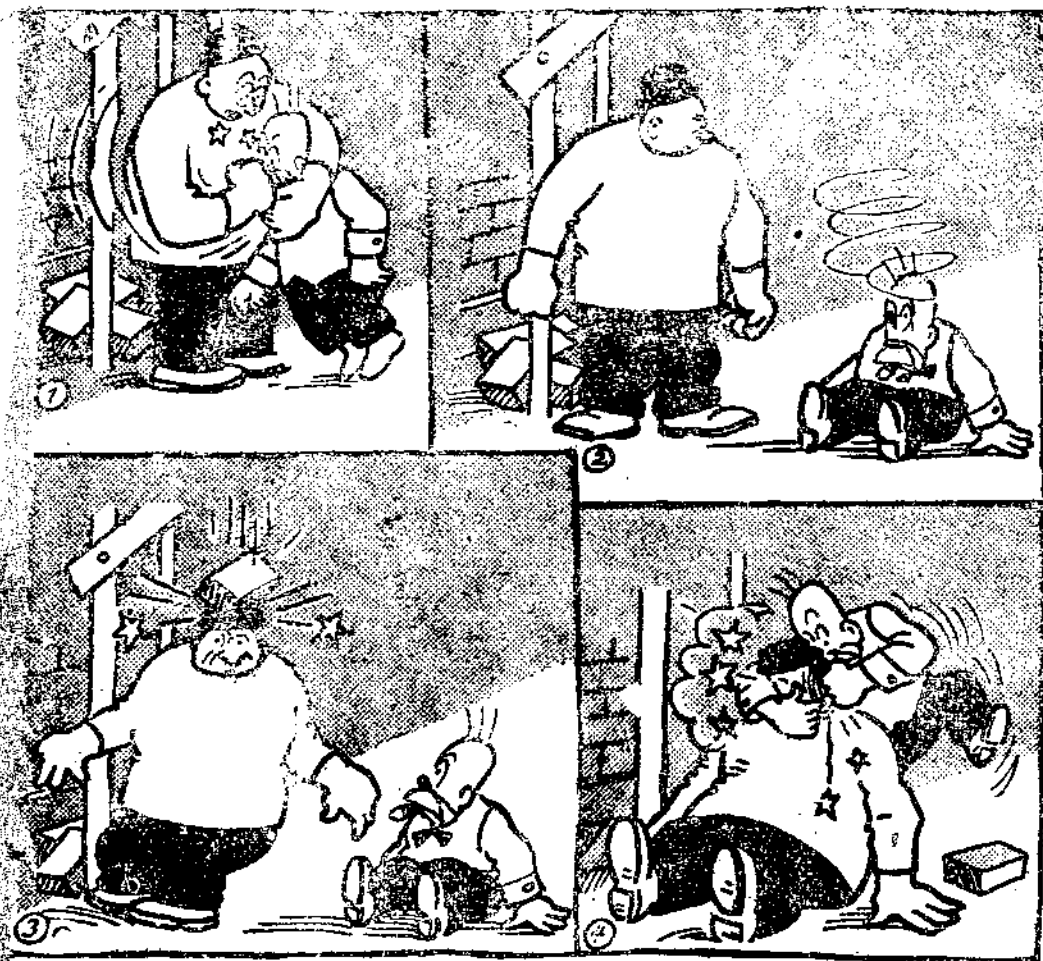
(待續)

#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有機可乘

大丈夫報仇雪恥，決不錯過時機。中國人留心！日本人聽者！



## 編輯室

我們一貫地具有尙上的精神與向前的勇氣。我們的讀者一定也是這樣的。頗有人以本刊不請名人撰稿為詫異，其實這是當然的歸結。因為一般的名人，大都是現狀維持論者，他們不向上，也不向前進，此種名人，是我們所不取的。反不如我們熱心讀者中，頗有美好的東西，可以貢獻給我們。

不信，請看本刊的往跡，我們已將近出了一年了，從頭仔細閱讀，一定能看本刊是如何努力在爭求一個向前進的徑途。不過我們是不大吹大播，也不空口闊論作像煞有介事的教授筆調，我們只在可能範圍之內，一步步沈着地行進而已。

雖則我們的經濟情形，仍是不許樂觀，可是銷行方面有進展的勢，這是可為愛讀諸君告的，希望愛護本刊者，大家相互介紹宣傳，俾獲得穩固的基礎，是很渴望的。

天氣沈悶極了，原是入霉的季節了，讓牠腐敗去吧。只要我們能保持這一點新鮮的空氣，我們決然有前途的。梅雨的季節，雖是惹厭，但牠也有必要的使命，使應該腐敗的東西，全腐敗了去。那不是很好麼？我們真想揭開世界上一切偽君子的假面具哩！

「代郵」依子，一如，印根，諸先生，請示最近通信地址。